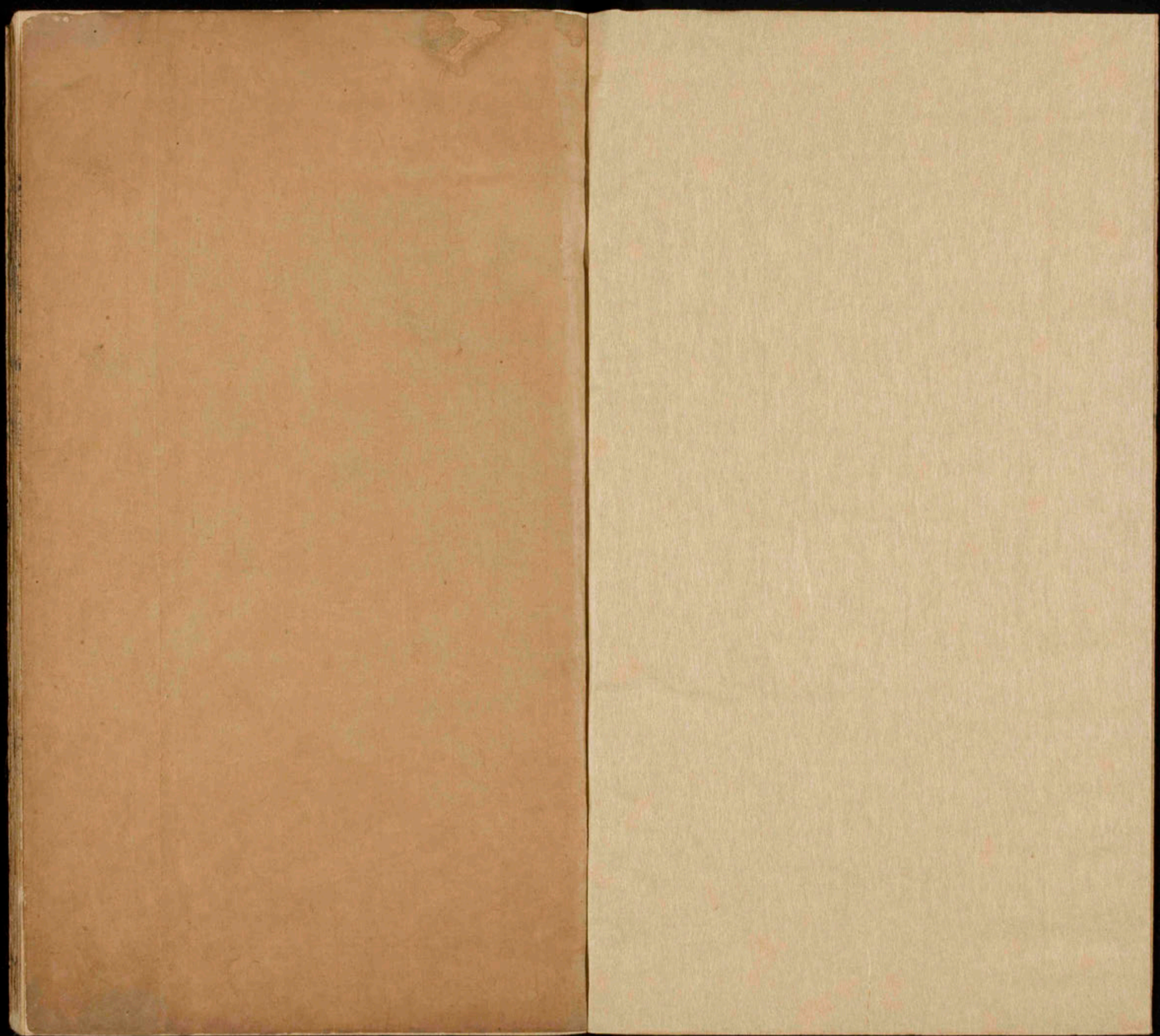


羅文恭先生集鹿忠節夫子批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二目錄

石

書二十六



寄雙江公

癸丑

答趙浚谷

辛亥

答問喪禮

甲辰

與周生論易

甲寅

答王劈泉

甲辰

上郡公

乙巳

答表叔周七泉

乙巳

與謝與槐

丙午

寄雙江公

辛亥

寄謝高泉

丙辰

寄王龍谿

丙辰

謝整庵先生

丙午

答黃洛村

丁未

答劉櫟亭

庚戌

答金存吾

辛亥

答成井居

乙卯

寄胡鹿厓

丙辰

答東廓公

丁巳

謝尹洞山

丁巳

答同年

乙巳

與王西石

巳酉

與陳兩湖

巳未

復何吉陽

戊午

謝介翁相公

庚申

與臺省諸公論覈

丁巳

寄唐荆川

庚申二月一日

與劉重菴

戊午

答荆川

庚申二月十一日

答李中溪

庚申

與詹毅齋

簡陳子為

答魯月塘

與雙江公

謝郤姻友祝年

答陳明水

庚戌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二

石

書

寄雙江公

今歲不數數得執事書前兩書率易有請皆甚謬不足入覽聽盛使貴二持十月所寄書儀高文華卷厚幣重觴茅屋窮窓照耀赫奕犬馬之齒倏及五十衰矣分與糞草同委山野稱借之過錫賚之蕃何以堪之對之幾至掩泣愛之深不自覺其惠之傷固如此也感愧豈言可譬將來日月稍餘敢不自勉求少進以副期待耶執事功業寵渥日盛此不獨知戚之喜謹列狀稱慶別紙見諭當道欲以軍旅物色荆川與

生者極力說阻恐終不免聞之且愕且喜荆川命世之傑也其行峻潔其學精進其志堅剛其精力壯健世不用則已小用則小益速用則速效而又無擇於遲速小大之間此世道之賴也故可喜若生非其倫也非其倫而槩求之故可愕願執事爲我圖之也往年銳意功名以爲人生不展拓則已立乎其位務使君享其成民被其澤然後奉身以退斯無齟齬即使卑官下僚無所厭悔不幸殺身碎首亦當談笑從之故嘗高魯連東海之節壯少游馬革之語蓋得之天性固然不自解也歸田以來攻苦茹澹凌冒寒暑躍馬彎弧身習馳突考圖觀史曲盡險夷意謂任其職庶幾卽有其具不至束手擁位而已庚戌之冬警報疊至當是時目不交睫者月餘已而病作幾於不起兩年以來齒落二三鬚已半白稍近書冊則頭眩目痛夜廢熟寢卽飲食不甘乃自悲曰吾已不復可久人間世乎則又自反曰使吾無身吾復何爲則又自反曰使吾有身又有所爲於性分亦何干涉性分不有大於此者乎於是回顧向之所嗜慕者蕩如飄風澹如嚼蠟脫如振槁雖妻孥相對如處深山收視歛聽坐以待盡一切章句見解世俗技能甚若傷我不能復親蓋緩急輕重之辨其勢然也執事知我者豈不以爲誠然哉知其誠然聽人之求而不爲之所何

也違期之罪在近例不過爲民而止拚爲民卽可無事第不免形迹恠異驚動耳目故莫若豫計而默寢之彼此爲兩得也執事豈謂當道姑以軍旅行召旋復他移或還舊物其職不過供應入直講讀諸務殊不妨碍此在少年可耳以向衰之年俯首硯筆竭心思微寵利未見其可至於假途躡榮累資待次尤其所不欲聞也若憐其早歲登第立朝不踰再期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特待之大卑爾吾儒名教所守何事退不失已進不尸位其道同其責同且性分固有真貴存乎在我外物何得而與哉古人有迫於饑寒苦於僕賃不得已而爲之者矣生幸有薄田百餘畝歲入可給餽粥弱子多疾福量輕淺正不欲以厚藏美業累之雖近日移栖多所稱貸二僮販易久亦可了吾何求哉且仕非爲貧而吾之官亦非爲貧者所宜居也夫子有言邦有道穀耻耻之於人大矣生不幸得之天性者耻心最重稍有違拂輒憤憤恨不卽死自其少時已不能被華祛新與羣兒競侈其後取科名官翰苑他人以爲至榮也每旦候鐘入朝坐史館書公會出則垂鞭緩轡歸舍偃卧對食嘍嘆不能甘飽誠不欲以此身爲養物爾及被罪歸褫服乘蹇出大通橋行道指目有可憐之色自願此身若釋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煩有儲養之貴使當時低徊

倪似守其常度積日累月位可序登然人競進而已
顧思退人競榮而已其受辱此其不能自解者亦其
福量輕淺一驗也昨得書歸語之婦婦曰不做罷無
若往年被罪恐嚇人也嗚呼婦人之見何遽至此哉
彼相從於患難見其害不見其利又習知其平生所
安故能以是相勉也聖賢遠矣東方朔避世金馬門
汲黯願出入禁闥趙充國請擊先零彼三人者所業
不同然皆視天下如一家知其力足以任之故皆無
所嫌避如此天之與我者何如哉苟得性分之真出
其緒餘以委曲當時大小必有所濟三子者何足道
哉顧其所不能者有四學問空疎高之不能善世利
物性氣悻直卑之不能諧俗同人識見淺陋內之不
能追陪替御筋力綿縱外之不能効死封疆上負
聖主知人之明下負諸公知己之愛亦竊以此自悲
卒莫如之何也已人之置身有如置噐其安其危定
計於早大要由已者可以進可以退由人者進亦難
退亦難故衰者不可以語勇病者不可以遠謀何則
在已有所不足也牛豈不知長往不返者爲苦節爲
我自私者爲末志而與時消息者爲中行譬之飲酒
有數升而醉者有數斗而醉者有一石而醉者及其
既醉不可復強亦性分則然也故量已而進進則不
辱非力而取取必爲災生自決久矣去歲與荆川別

湖上論及出處謂之曰兄不可不出吾則終老山林耳荆川不甚許可彼蓋足以任之故其見與生稍異執事聞之得無又以爲希高慕大好奇喜新矣乎生年五十縱有希慕時已不待虛名無實於我何有然而云云然者亦稍有見於性分之真不欲負其平生也天果有意於我乎必不令其多疾而早衰天如無意於我乎相知雖衆何能爲我果有聞於道乎舍之不足以爲損我如無聞於道乎用之益非其所宜已矣已矣幸勿復言長林邃谷一介不通瞋目委形百念皆弛考其言無一編之書責其實無尺寸之効泯泯默默以還造化豈於性分遂有歉乎哉望執事成之不爾終爲聖人罪人耳事有稽條故不難言小報事不以爲迂幸甚

答趙浚谷

得雙江書叙兄近况兼受知 聖明之 且云去歲稍遷將爲巡撫地會黃洛村工部復能道據鞍上馬狀故人遠地聞此喜慰可知去夏與荆川汎重湖登康郎山謁忠臣廟聚首七日無日不思兄正欠連床握手一快袁生持手書來留之信宿頗能盡諸作用便似連床握手矣喜慰可知兄以誠心出其素長雖經險阻不少挫折使建捷荷鉏輩皆爲強兵 國家倚以爲重可謂不負此行幸而克惡授首天日開明

竭全力以報殊知復何顧惜所望審固深蓄百發百中矣憶執別闕下時曾以不矜不伐兩言為贈自古處功名難於謙退曲盡下情人人得獻所能吾之智將日益廣弟何敢望兄芻蕘之言幸無見棄書中拳拳未敢聞命荆川精力強勝視昔加倍蓋自病後養回生意其所見與向時亦不同弟所心服庚戌辛亥以來賤体多病鬚齒更變無復向時容貌袁生日親睹近移居就耕俟足食絕無他事此生着落大槩已定人各有能有不能兄無多事及累手也六七年前面前路徑未明或有馳騁今收拾亡魂全自身性命到得入手時與兄相見各滿志願弟不嘆空白頭願兄不嘆空過歲月即為齊驅並駕八矣

谷問喪禮

喪禮之廢久矣士大夫鮮談及之孰能於昏迷中勤勤懇懇惟恐不合於禮耶夫禮緣人情為之非有一定古之禮節未可盡同於今今之人情未始頓異於古君子者權衡其間耳禮曰支子不祭又曰廟無二主此為宗法言之也又曰仕於他國別為祖立廟此權衡身為國賓不得以終喪請今制也情之在已者不有得為者乎禮聞喪未得奔即為位而成服此虛位也古之為位若此後世有以衣冠有以几杖有以圖像而程子曾用木牌紙書此可為法禮曰知神之

在此乎在彼乎所謂達鬼神之說情有所感洋洋如
臨何嫌於兩在乎卽寓設位朝夕朔望奠如禮居則
衰麻終喪出則襲衰從事錦綺不御宴飲不赴此皆
情所得爲者也古有墨衰今不行惟襲衰近之紗帽
中青布圓領如有國君之事則易衰以行國君事如
覆麻衣之類如覆麻衣之類非祭祀朝賀
之類行之亦非皆所謂權衡也事得已如奉雖然此文耳至於衰親
之情存乎其人如其哀未忘也雖服吉何害如以儀
文耳矣雖衰終身何益哉故曰三年之喪如白駒過
隙時易情渙鮮能終禮此古人所以病厚慈而薄孝
也吾再執親之喪者也知其難故言之不易孔子曰
喪事不敢不勉聖人且然知吾輩乎

與周生論易

書來知留心於學喜甚數往者順三句往時亦如來
說如此則與上文何相干涉夫往者陽之舒也來者
陰之斂也陽自內而達外故順陰自外而反內故逆
卽上文圖意也自震而兌而乾乃一陽至三陽自巽
而艮而坤乃一陰至三陰此天地消息盈虛之理自
然而然也陰之斂不極則一陽不能復生此復所以
次剝也易者生生也然必本於斂靜則所謂逆數也
造化以之卦爻象之所謂從中起者始有下落反之
吾心所謂從未發者始有印證此逆字與地理金丹

獨逆逆字同是凝聚處事理來者吾以此擬議亦卽
知來到意決處便是順應便過化矣解書一段亦可
用但聖賢本文之意必有深蓄一時看不透且勿厭
煩不然便有任意鹵莽之病矣

答王劈泉

表弟歸得手書并賻及亡弟拜受泣然感謝感謝書
中指吾輩濃情厚意俱是病痛具見吾兄問學平實
密緻處不徒誨人已也弟近來亦於難堪處反而自
思稍有破損只爲虛汎入心隨緣附會以此未有見
成受用處若一路從此不回比於矻矻窮年奔馳俗
累者相去非遠故種種善念起於善名種種好名緣
於好利若於便利一切不染則高卑清濁厚薄疎密
種種與常人何異然此見解俱未毅手拈掇是以展
來書倍有愧恨耳

上郡公

陰雨連旬塊然杜門讀書罷行中庭忽聞哭聲四起
驚問童子對云問糴縣南諸鄉染瘴而死日六七十
矣已而每日靜坐以聽則新哭之聲相續不絕計半
里若此將十里之內不下百餘人可知也染者且爾
居瘴鄉又可知也縣故無瘴今忽有之又延之縣北
可駭也亦可畏也此地入九月必驟寒入冬必霜今
十月雷電蜩螳螻蟷且夕鳴嘒欲人無瘴不可得也

今幸得雨農皆種麥然菜蔬在圃者皆爲蟲蝻所傷
是麥亦且難保鄉人恐土寇起各相約束連旬來止
一二發差得安枕不知未甚發者皆緣病因非果無
也竊謂平糶之令已緩莫如遣人隨鎮集處禁稻舟
毋北下不二日可使市價平稍平卽又弛禁間月一
行之商民兩便今不患價踊所患稻舟不至敝鄉仰
糶桐江桐江旬餘無一稻舟矣倘行前說自郡城以
下凡有鎮集處限日立禁禁日湏一廉正人員下令
截流無至病商此在執事一致思耳

答表叔周七泉

日矣歸報一春青然忍淚分稟豈貧官可能辦耶山
中人食之不能力行爲善有妨顏矣感

阡表及荆川文兼指吾與荆川爲文之病此誠膏肉
之愛非徒以文已也夫文非藝也本之吾心而發之
於言不可以僞爲也故中不惑於名義則詞措而理
顯名不泥於精粗則興至而格立神定者其力專疑
解者其見直學也而文在其中故論文卽道也自吾
悔昔之迷謬而稍知措身之地也於是乎亦有見於
文又且知讀他人文讀執事之文爽塏迅發飄逸輕
脫則知高睨濶步由獨見而出之者也讀荆川之文
沉着根據委曲往復則知斂容肅氣由精思而出之
者也雖然亦欲各盡其愚焉任精思者吾尚疑其典

道爲二而費探討披索之力故布置甚密統紀分明
然時而峭刻時而鬱怒猶有故態之形焉是養之猶
未盡純也任獨見者則若特立而旁無與伍重於任
已而忽於取人其猶有驕汰之氣乎故言不免於少
夸而其中則若挾其所有此非小病也執事指吾與
荆川之病其形也非證也猶爲之號云爾也謂當各
留意於韓歐此未可以判荆川止醫吾病則可耳愚
意心之病非韓歐可醫必當於故習迷謬觀之從其
重而反之可也夫病能自見者其根淺不自見者其
根深其根淺者其禍顯而小其根深者其禍微而大
故風寒濕辱之中膏也其人必呻吟迷昏而後延湯
熨可隨而施之惟骨髓之流注血脉之蘊毒其人以
爲故常而庸醫以爲無恙者非夫內養觀微不可得
而反何也謂其與吾性命相近而同用外物無所與
其力也畧不遜遂盡言未知果然否幸更有以發其
蒙

與謝與槐

承致華筵長簡乃知渡江之日彼此遙望當俱在雲
霞間此景此情可想也兄氣豪才雋駕出一時一持
人易生睚眦自古頓挫人才往往於其性之不堪身
所不欲居者強以處之然後磨於其內振飾於其外
出生意於枯槁而發其光輝於晦昧晚節末路人之

念齋文集 卷二
品藻已定而吾之器用方成此所謂兩下相因者也
後世好惡既不足準習氣亦不堅耐以一言而退人
可謂輕率矣然遂以一時之遇置身不謹使萬鎰之
璧墮於深淵其亦涉於自計不審固當分任其過可
也至毘陵適兄舟過六七日聞語荆川有不忍摧頽
之意甚慰故交懷抱出與處固皆有道未可相訾假
如收攝不定無安身立命地卽山林中便爲高致耶
度其勢果不可爲方求脫然乃其時也如何

寄雙江公

得潯陽書知柄用之速得臘月書知柄用之專凡在

同部莫不謹慶兄於親交如共先然明輩如情川
如兩峯諸君者時時促某爲知己畫策以爲百年希

遇不知其愚無足爲獻執事當其任遴其時矣郎諸
君所言觀之屬目於舉措者何限不知果遂展布否
執事力旣足以有爲又素見信於上下務求長利无
苟目前必有不待終日者洪先何幸見之別來冬至
弱體感寒遂作殮泄自是益堅閉關之誓近始悟向
來所習猶屬浮見未能時時着裡今於不睹不聞之
體稍覺分別易言良背以背字體貼此處可謂親切
精神聚此自無憧憧之擾視聽言動自此登用俟有
準則凡過失叢生意念紛出皆由內無所據不免逐
外搖蕩耳此處安適廣大言不能似終身守此貴富

念菴文集 卷之二
莫比執事已得其門橫斜曲直當甚便利願益穩益
密勿遣絲毫俗情攬入勿遣時刻事務漫過固千里
懇懇也白沙云廊廟江湖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
當與執事分任之

寄謝高泉

今之展卷者有欲一見古人不可得之嘆然徃忽
於當世之人夫當世之人不在山林必在朝廷之上
同處山林矣勢既不容奔走於天下以徧訪其人其
在朝廷之上又不得以名位相近數與往來即徃來
為當世名人或未必皆有志於聖賢之學即志於學

不異於其時意也

來亦嘗慨然於離羣索居而欲奔走天下以徧訪
人然出不能踰域輒有所嫌避以去去歲嘗入楚得
與楚之何吉陽氏相見吉陽固在朝廷之上者也彼
方行役歸執手語纔一二時耳於一二時欲吐心腹
相示固不能也病歸即有室人之變稚子悲號思慕
勢不得更出戶自分取友四方一時已矣不意擁衾
敝廬乃得執事書累數百言雖未嘗一接面欸欸若
執手語而又相許可以心腹者此可不謂奇遇哉至
所記龍場之遊載其山川風謠與究竟陽明公學問
肯綮皆極詳盡反覆數四又若相隨攀磴歷箐夷猶

詠歌於何陋之軒侍諸君子之側上下其議論而得
 其風旨也文之不可以已若是然則天下固有不必
 姓名之通足跡之勤而可以徧訪名人無勞展卷之
 嘆而可即與古人相見者乎龍場之事聞之童時其
 懲創所得近時稍窺其一二只是描畫不盡如來記
 所云費却辭說點不出者然私心慕之遂因承命少
 有述叙以附千里執贄之義倘獲可否又不特比於
 頻頻執手相語蓋終身論交之始也良知二字今人
 皆容易說得至如來紀所云點出此意者不是只覺
 見在知是知非一念而已蓋不由學慮而自能分曉
 熒然杯歎及此不啻三四年間亦曾以退聽一語為
 談良知者告以為良知固出於稟受之自然而未嘗
 泯滅然欲得流行發見常如孩提之時必有致之之
 功如孟子所謂日夜所息與愛敬之達四端之擴充
 始有入手處陽明公之龍場是也學者舍龍場之懲
 創而第談晚年之熟化譬之趨萬里者不能蹈險出
 幽而欲從容於九達之達豈止病躡等而已哉然聞
 之者惟恐失其師傅之語而不究竟其師之入手何
 在往往辨詰易生徒增慨惜執事如有取焉固千里
 而同心也

寄王龍谿

昨東華轉來手書，賻儀卽不知何處。聞此不祥事，細玩書中竊喜所遭之禍，足以相抵術者之言。此雖出於至愛，無可柰何之情。不知此乃速客之漸也。洛村有約，二月爲期，獨與兄隔越。每一念至，不能奮飛。小兒聘尚未舉，人事不相合，非拘於禮也。了此固當擴然卽不了，亦擴然不累眼前此事。已看得輕省，意者天以此啓之。耶與雙江舟中僅一夕緣，是時吊唁方嚴，故去頗迫。別來意思，雖未能盡傾倒，大畧吐露似無異。同春來不免往賀生辰，且謝來吊，或有數月之留當快合併。此件路徑自出山經多故，似有妥帖處。

恨無筆力，又索信手，且道：麟湯之既，對來書，更甚。

去爲一指教吾輩在世間尚欠出身擔當。此學不免以口耳支吾接應過去。若真擔當此學，一切俗情雜欲俱自退聽。眼前溫飽與所識窮乏者，得我不惟不暇顧，亦有不忍者矣。非是一番寒徹骨，未可語此兩年畧見此意。東奔西馳，有家不得暫息。至使妻死庸醫之藥，器物狼藉，交游嗤怪，無少動於中者。良有以也。外間藉藉於諸公，雖出於好，非詆與誣善之口。然責備過嚴，亦是以成人望我，可盡置之不思乎。王彥方一篤行之士，致使爲盜者，不敢以其名相聞。豈今天下士大夫不比於一盜哉。未聞有畏其見知者何。

彥方之難得也前以此語之友人友人聞者莫不垂
首學問異同却是第二義古所謂禮樂示之者不患
人不動患吾無以動人耳今諸公年俱老大正收拾
成就之時更使人有遺議當何以報師恩於九京哉
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回首白沙門下得力者有幾其
行事心術今豈能遜於吾輩一瞬學問蹊徑已極明
白更無可疑而乃錯過一生不得受用真可憐可憤
也吾兄家居與誰聚首亦曾撇脫各件專心於此否
千里遙遙不得出門往謝來惠徒恃此紙往復故不
復爲寒暄語將以爲報惟兄直指教之

書嘉幣復勞賢孫遠來拜受感激匪意可盡手書示
之動靜之道深以不潔之跡曲軫高懷此其款誨撫
愛又出於尋常萬萬蓋所謂成我之恩也某齒長矣
猶以守身之節貽長者憂其爲罪戾何可文飾友人
毘陵唐應德者 相與別者五六年而相期者數矣
一旦因友人之舟不及奉告遂往某之始焉決於往
者蓋亦有說以爲斯道之不明由師友之不立師友
不立由守已大堅而取善不廣欲舍已而取善非必
待人之我告也有當就而問者矣故曰友一國之善
士友天下之善士夫旣謂之天下之善士要必觀諸

四方而後可決也昔邵子之遊齊魯燕趙而歸也曰
道在是矣其所謂道雖未能遽測其所指縱使得之
於已而悔遠探旁搜之無益其亦必由遠探旁搜而
後得之於已者可決不然問辨者之於學於行宜皆
無所事也今非取必於邵而後有所往也度已之善
而求足焉不必古之有與無則其一念之自決也故
嘗以爲苟遇其人吾雖崎嶇而奔馳所不恤也苟不
得其人則吾之崎嶇奔馳者亦將何以爲動忍之助
而懲宴安之習固所不悔也蓋視其身之不足乃學
而求益者也非可語於成德範俗者也誠不自意遽
真遽歎飲德與退德唯唯嚙嚙受必述其故者亦欲因
是求正以聽遣詞且以釋長者之懷知其非敢於自
肆而爲之也辭不歛肅惟終教之

答黃洛村

伏承遠書多惠感念感念近始知性命緊切平日收
拾不密只幾微處未是絲毫不掛仍容害性命者
藏躲若是逼真漢眼前更有何碍手何物敢來作祟
此處更無貼襯更無等待一切言句中撒脫得下說
寒是雨熱是日更不須取證何方以是益思共兄
究竟耳昨聞兄在官斬截嚴正上下相孚甚慰不知
此處緊切否政事中不犯手脚否能不入世情與照

應世情不疑否能於是非兩途夔然別白不攙和得
絲毫否時時若雲外道人無煩惱否便中幸示之

與劉櫟亭論水次

昔宋人議青苗之弊以爲民間貸錢富人不相逼迫
及其取責多方相濟然行之官府不便者以吏胥夤
緣作奸非良不售非賄不納故也是議青苗者問之
貧民必謂不便問之吏胥必謂便問者當何所從耶
敝邑瘠土民也奉行法令獨稱淳謹雖額外科條不
煩多用箠楚至於兌運尤加嚴謹蓋糧里諸役大抵
皆有數口之家且曉道理兌運米 國初以來皆有

總於縣檄然更欲緩前官邢謝嚴北譚端平加辦可

踵其後弊端百出巨猾宿蠹紐結真解如所謂磴戶
者乃糧里之蛇虎也自磴戶之弊興而糧里始困敗
家鬻子歲歲有之乙巳之夏復遭凶歉不肖不勝痛
苦告於前令月川王君王君不以其言爲迂慨然行
之鄉米不盡入縣總倉各於附近水次任便屯積司
計者豫爲立法至期舡艦四發前後驩呼未聞有一
人後期及不如數者西石王君畫一是守行之四年
民頌其惠昨聞有以水次不便告執事者執事疑而
問之市人市人皆以爲然已而問之糧里承應者承
應者亦以爲然執事者不之甚信豈已洞見茲事始

末固然耶何其神明也夫市人不之便其故可知也
糧里承應者不之便以承應之人亦卽市人故也今
之言水次與縣倉於執事者不過曰均一米也止遠
近之異耳水次不一莫考有無莫定遲速故無若縣
倉便此善罔上也彼固不言主水次者用米之利於
農主縣倉者用銀糴米之利市人也蓋米出於鄉米
賤銀貴用米則破屋窮簷舂杵立辦肩擔背負朝夕
可前大者倉箱小者甕盎不事鏹鑰人自爲守米旣
堅好兌自便利兩年以來軍無刁難民免稱貸此水
次之成效也縣倉去納戶旣遠米不易達催征轉換
虞內不餘五非又况歇家與磴戶表裏爲奸磴戶把持
歇家從吏勢不得不至於以銀糴米方有着落至於
用銀糴米則已入磴戶掌握雖官府百計防範不能
制也且倉已久廢一旦修復費固不訾止累該年人
心不服納米者樂於用米米已成熟卒然改革又令
變銀穀價甚低傷農爲甚故不肖私臆執事必不用
世人言其磴戶作奸始末昔告之月川王君者其草
尚存謹錄以獻倘賜力斷將來困窮獲庇皆執事之
遺惠也

又

來書云恕已則爲善不勇湏先以敬敬則心存心存

而行恕方爲有根苟非實向裏未易語此此是夫子
告仲弓正脉路復有何疑但下手亦須明白節奏試
言敬之與恕果二時乎則忠以行恕又若悖矣果一
時乎則敬屬持已恕屬待人敬似不可斷而恕若有
行與不行之時如何方得常爲持守合一不至斷續
耶且敬時意思何以所言心存指何爲存此等處乞
一一分踈挑剔明白庶生亦得藉以自考蓋實下手
非道理可支撐駕過也有根二字極有着落但得以
上數者明白卽歸根處應不漫浪他人言學語言耳
執事力量旣足而又時時不肯放過其進孰禦哉萬

答金存菴

河澣一晤幾不能別又數月鄉中張友來聞一翁起
居甚適益用仰嘆慈湖解四十不惑處以爲學術之
似是而非者夫子能辨別之不爲搖奪慈湖學雖有
病此言却甚入細到實下手處方知種種門戶得失
執事得庭訓爲多故於明道所指未發處勘得親切
湏時時各有難毅足處切磋儘是無窮也

答成井居

適得手書清惠極感存念且好學懇懇如有追而弗
獲持此終身不患不上達也又何不肖之問哉第虛
懷厚意不可仰負聊試質之手書不睹不聞只是此

中戒慎恐懼亦求合此中此二言乃書中肯綮也不
知認不睹不聞爲此中果歛雜念反觀而得之耶亦
於應酬紛擾中體驗而得之耶亦於見聞中觸悟或
推道理且然耶此處分得明白卽能自知向往路徑
所謂戒懼爲求合此中果持守此心令人規矩耶亦
湏掃除雜念耶亦只是不起別念直任自然耶此處
分得明白卽能自知結果其所以不察流漫而日墜
於激亢頹弛恐未可求之人只一念之微是非炯然
所患或違失之不患欲與調燮顧又因循怠玩也如
欲調燮而又因循怠玩則必不識病證之危與藥劑
諷疾思亂有鞭荆時稗補省又補條雜訶執事鑑道有
闖闖不已之勢而不肖所請若此似不相類然欲竟
副堅志非有豁然悔其平日之流漫未易卽真境也

寄胡鹿厓

數年入滇者多不知往來必經貴地又多速別促促
不暇敘述而病體數年更羸億不喜執筆作遠書常
恐別者輒有他索得早出戶若解重負以是於執事
久不通書卽欲通書又不遇入滇人執事以無書爲
疑誠可疑也憶維揚一別便無接叙時不肖孟浪一
言遂成枯株朽木而執事高才雄志亦復懸車大早
豈不更可惜耶然吾輩所賴者此心耿耿不隨出處

念老文集 二卷
有變出則爲天下表率以昌斯道處則修身見世風
動四方不令士類盡受龔瞽之誚如是則出亦得處
亦得何往不爲安身地耶而世之悻悻於向進鬱鬱
於失志者顧以一身爲物輕重靡所自持亦可憐矣
往與執事所期者何在是時彼此俱屬虛興經歷之
久恍然若或啓之舍此大道更無着脚朝聞夕死不
復他顧似有可以相報者不識執事自視與昔何似
卽今俛俛應復有可據否果能如此真不負一生相
遇矣如何如何

答東廓公

東廓
前似涉二種身未湊是學猶疑目所不極與旂此言
寂言感爲同爲異奚但夢寐語耶寂感無二時體用
無二界卽使周程復生何以易此惟指獨處與所以
謹者由人識取故煩誨言之勤俟根柢堅凝流應無
滯然後執其所見辨別取裁今縱唯諾未免懷異梗
中飾外非事長之道也總會文冊之議鄙見畧同敝
縣所奉派糧額曾自查對視二十七年科則已有暗
增允准升斗有加折色升斗有減此其暗增處也因
查庚辰歲督賦條規吉水各縣與南新共爲一則今
云南新二縣田糧有一畝起科一斗六升者本縣各
都何嘗不然三十年來迥然改易南新日從輕省吉

水日從增加誠不知所據者何人之言將來有何紀極也里甲新派比壬寅年多七百餘兩其中加公費銀一百七十兩亦爲南新分肩不知已往何以割筭惜去家稍遠未得一一條上若請議稍緩得俟面質固百年之利也

謝尹洞山

承手書兼分俸佐治屋豈誤辱憐惜不覺過與我古之聖賢出則使斯民被其澤至自處藜藿不糝提衿肘見竊嘗疑之將固不屑於此歟不然以彼其智宜詳於盈縮出納之間即可使自足其身仁及三族以

糶而賜也糶死自來不受命之謬不以其道復之終

然不去是何說也若不肖又有可言者躬耕終歲不能朝夕謂之惰農惰農必見斥於田畯如是而緣鮑管之義恒取資於朋友恐非聖賢所與執事且欲覆庇羣生萬間廣廈以吐握爲法顧留念故交若此豈亦克勤小物故歟第以非分之獲又營其私尤所不安會敬所文宗助修洞屋遂合來惠共作正學堂於洞南俾來學有聚講處他日解機務而南訪故交山中商訂舊學授几布席命童子歌抑詩代合樂未間時時與二三子推原所聞而服習之萬一不背往訓亦爲斯文增勝事卽謂之執事行窩可也

答同年

吾人歲月甚速百凡自宜醒心省力獨往獨來脩然無累便是到頭好結果一切貪着俱成魔障吾兄自覺比前如何長生一念已勘破否古人言此者藉以引誘愚人觀於純陽長春可見既云酒色財氣生死利害盡湏拚棄方可入道則一身所享更是何物世人捨性命不得者只爲前此數者未盡受用既無數者望生何爲乃知所指長生不在年歲於此有悟始堪承傳故其書中往往以忠孝淨明四字爲首務云淨云明正爲一切不貪着一切不糊塗此其宗旨端活只是恣情縱欲不與世人着力任其理亂漠不動心晉室坐此以喪其國文成五利坐此以殺其身此正與忠孝淨明四字相反烏得自欺欺人附於仙家耶第亦剖判未早兩年以來始盡掃除不復入念縱饒真仙乘雲下界旌幢笙鶴擁車導迎王母聖童左右捧侍亦只作一段綵霞過日無意結攬此可與神明對者也吾兄此處能更不犯手否萬萬澄憲洗心堅守

高皇國法孔門名教一舉一措務合民心勿以此身拋作謗實令人指適造積果報不特吾兄自受清福近而朋友遠而子孫咸被借榮光愈於舉

族飛昇矣

與王西石

自二月來連得手教中間吐露心腑無少隱避蓋身雖離而情益親矣士民之感思以惠也生之感思異於是自講學以來高談妙晤不爲少矣莫不自以爲足悻悻然持以加人未聞實能自反於念慮之微深懲默咎若不自寧者也此豈易得哉雖然此執事之已能也由是而進固又有可言者凡虛見與實際不同自平時議論觀之宇宙皆吾度內小小得失奚足介意至於對景雖一言一動亦有不能強者此虛實

之際也平時以甌視甌而人人於錙銖必較是以遠也今之得失亦若是而已矣有所愛憎必有所趨避此皆惑於世情未嘗根究真實者也使卑賤勞頓皆非可願今當之者不少矣彼非夫也哉而吾何德以加之可免於此也且必求免此而有所願於彼果何取爾哉又况有所願者乃其大可畏而顧不之擇可謂惑矣凡此皆於得失之中言之爾吾之可願果安在哉此處若不分曉將來爲吾觸迫者日且相尋其於死生禍福何以排遣此非小節目也上蔡有云過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脚生於此猶是被盤詰者未能

投繻但一向在此磨研或可望出頭耳

答陳兩湖

僕自少嘗有文字之癖稍長聞學不悉役心此事嚴禁者十餘年久之不能自己竊漫爲之而蹊徑繆誤知不足觀尋復罷去近年不復計其爲文與否直欲自見已意肆筆所書陳言熟語叅雜無擇固知絕不類文而血氣日衰又不能淘洗煅煉則已自分棄擲於人必矣兄本以文名家乃時時相向虛心借問如不及者可笑也當其肆筆時亦竊以爲文有源委非人所能強爲也夫子不云乎辭達而已是辭其後也

將以蓬蓬而貫元之者則蓄意而不離無形於辭也於水混混有源以出之矣然後春擊而爲濤溇涵而爲淵迅駛而爲湍縈迴而爲瀾衍迤而爲波光浮紋蹙沫濺沬射隨其所遇各効竒巧以盡變態而又晶熒澄澈不入滓穢至其經流之連絡又且詰屈宛復自源達委靡有斷絕使人迫而觀之心神昭曠徘徊而不能舍夫文不可以強爲也何以異於是古之人有能之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此道之流行橫斜曲直小大清濁無所不在於是觸幾發微或緣彼而歸此或卽古以顯今細則取巨巨則取細常藏於變變藏於常紛紜轉轉不可終窮雖欲不爲波濤湍瀾之

類不可得也辭盡其變而意始融意融而後辭乃益
至雖欲文之無傳亦不可得也不見丹訣禪偈乎辭
若鄙俚然而終必傳者其中誠有之也僕則安能爲
若兄之文脫去往日蹊徑正與僕同而造辭之工則
沉穠敷腴句殲字刮使讀者茫然停思而後能悟其
措意如送范東明文立論正大無復可議獨欠專欠
斷時復野戰雖多淵濶却於經流不免分殺其勢此
僕一隅之見非所語於大方不識以爲疵蔽否兄往
日論遵巖文亦云肥皮厚肉然此但據其辭云耳眼
前人若遵巖於文忒殺有見雖辭甚豐厚然意之所
非盡胸臆流出視荆川不免讓步然斷斷必傳無疑
也冬至後因病默坐不復對客承遣使多遺又有重
委不敢虛辱輒破戒草此惟教之

復何吉陽

伏承遣使惠以試錄賦冊教養兼備感何可言夫默
識本體一言乃學者希聖切要處未有學射而不知
的者生雖至愚固未嘗膏然於此所欲請者正以錄
中諸語稍不一耳據來書有云旣謂之默則非思慮
意見可及默識之外豈復有工夫哉而錄中亦曰卽
其主宰察其流行取之於澄汰廓清之餘立之於齋

莊凝聚之地游之乎平常易直之中日用之間若有見乎生生之幾不假人力不分時境云云此其工夫可謂密矣已而曰默識雖非工夫所能爲而要其所由致未有出於工夫之外者是以默識爲工夫之極致其前又似別有所悟而工夫爲最粗者矣此與前語一乎二乎將所謂卽主宰而察流行果非初學可及乎聖賢誘人入門要當平實簡易使人易從不應遽限以高遠若此也嘗觀明道有學者須先識仁體一章而心契焉來書所云默識本體得無似乎其後有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至言存之之道不越乎

者渾然與物同體而已至其真見其爲同體旣非可以言傳明道亦不復更下一語則真自得於仁體者也夫守是而存之人人可以勉進至日久則可奪舊習是其進爲次序中人以下皆不至於苦難也吾人有血氣智慮之運自不能遽與道合非假存習斷無頓悟超入之理此處辨之不審則信其生之本直而遺分殊從茲始矣射之於的也必先見而後中至於中則見有不足言者學者之於道也亦如是學至離見然後身與道一此未易及也生弱且暗實無以幾之今幸聞默識之教卽主宰而察流行可守是而存

念者文集 二卷 三十一
之矣錄中諸語尚未歸一生是以不盡釋然而復敢
有謝惟執事不吝教之

謝介翁相公

某蒙幸於門下舊矣邇來以犬馬摧頽之故上厯尊
懷恐其遂至乾沒獨出力提論之又數數惠書慰藉
若有不能自釋者某誠不知何遭以致此也感激感
激某福緣極淺早嬰疾疢放斥以來加之多故不善
攝養衰因病增今年纔五十七耳齒半落鬚已盡白
動作稍勤痰火全發旋致眩運非獨自覺無能有為
卽交游與閭里莫不相對詫惜蓋稟受至薄理數有

翼此念自斷已久不敢輒以聞者自知謀身之鄙計
不足以稱爲國之公心故也然不言則尊懷不釋言

之不免疑於拂愛夫乘時建立誰無是心非有甚不
得已忍自拚棄此非明公誰則亮之荆川某莫逆友
也學識才力固非其比然此心共許形跡久忘間相
謂曰事變之來固嘗有任之者非甲爲卽乙爲爲者
不避其勞不能爲者不恥其相下譬之負戴在途多
寡遠近各求孺力但令心安固不係已與人用與否
也往歲荆川特受深知破格拔用凡平日深願於荆
川而不可必者遂得之一旦豈私荆川哉彼誠足以

任之也病且衰矣所欲爲而未能者彼誠任之卽比于自效可也豈必盡出於我哉且以荆川學識才力纔一出猶不免人言如尊諭所云至煩向人指其議論註措之爲解設有如某者議論注措素出其下遠甚則其招尤集詬當復何若又將何解於人言哉然荆川自竭圖報宜不暇計人言何若久之當自白耳某病以來分與荆川出處萬萬斷不能同所恃愛人善揀成物不遺曲加保全不令狼狽庶幾殘喘少延畢願林壑卽自今以後皆拜賜之日也其爲厚德何如哉懇切懇切至後臥病閉戶忽手書與新刻稠疊

教旨使學者知所從入尤私忻躍夫詩至於率意爲之乃見性情之實然非繩削素定固不足以語此某病衰雖不得他有所爲猶得因言以求性情之所未至其所得又孰爲淺深也謹因宋大理使便裁狀陳謝中間直吐情實不覺肆言縷縷伏乞原宥臨楮皇悚皇悚

與臺省諸公論覈丁

按攢造京省黃冊不敢虧損原額丁口曰遵制也府縣編派別有實徵數目曰便民也原額不敢虧損故假立推收冊無可據實徵便於編派故丁有新舊歲

必增除此江右之通例也吉水成丁男子一十四萬
二千二百零七丁猶永豐一十一萬有零蓋洪武初
年之原額也嘉靖年間止有九萬七百一十丁而永
豐則減爲五萬八千八百有零二十六年前令王君
之誥奉本院刊刻實徵以革宿弊事例研除補奏止
有七萬九百一十七丁刊冊申繳永豐亦減而爲四
萬五千七百此編派之所據也二十七年使司類孫
總會文冊吉水仍以九萬舊丁載入課程項下而永
豐得書新丁四萬五千由永豐推之他縣可知也是
時申訴再三未得允改三十六年使司編派皇木又
額而永豐又書五萬舊丁彼此舛錯竟無歸一夫縣
一也實徵有舊有新之不齊此欲請者一也編派一
也有用原額用實徵新丁之不齊此欲請者二也府
冊一也有書原額書實徵舊丁之不齊此其欲請者
三也切思當道文移浩繁宜難稽覈至此極者要之
有司不及周知愚民不敢哀籲而珥筆者又欲肆濤
幻以存營窟耳自貽伊戚夫復何言茲者伏遇
下車之初詳問疾苦而永豐有辭欲均科派此正更
生之一機也故敢盡言以聞且里甲之派照里起數
逐里徵收此國初以來舊制也自巡撫浦南胡公

因坐派增加慮里有虛耗難於均平始改算丁糧以
便徵收此在嘉靖十四年間非遠事也夫論里甲則
當勻里甲論丁糧則當覈丁糧今欲一切以丁糧科
派而更冒原額爲實徵指新丁而算舊丁似不可謂
均平矣且吉水比他縣所當憐惜者有三曰田則重
曰驛路衝曰物產瘠查得嘉靖四年督賦條規吉水
與南新共爲一則蓋田畝皆屬重則故也南新一畝
起科一斗六升吉水則一斗二三升少亦不下一斗
有零至二十九年刊行派糧節畧於田科則例項下
獨遺吉水縣分不爲開載致與七八升輕則同算又
使肆意需索稍動笞朴無不滿意雖云水夫夫馬九
縣均攤其供應館夫鋪陳庫役並無津貼多致傾家
再查十七年刊刻里甲定則於歲派坐派項下明載
吉水與安仁一十三縣同爲一則俱係地當衝要合
量減派今吉水旣坐煩擾之害且與簡僻各縣歲派
坐派一則同徵並無減免又坐原額虛丁不爲豁除
此其可憐惜者二也萬安泰和廬陵三縣與吉水俱
當衝煩而地產各有豐耗獨吉水貧瘠更無他仰兼
之陂塘圯敗水旱無備終歲勤動猶不自聊典鬻償
官無階控訴而又坐原額虛丁不爲豁除此其可憐

側者三也夫執事愛民惟恐傷之不啻父母之於子也子雖遠於父母其欲言之情可憐之狀嘗若存乎心目非必待其相聞也使隱忍遏抑幽隱不達不亦孤父母之慈矣乎意激辭直近於唐突亦恃有執事之慈不罪其躑躅跳號耳某不任拳拳

寄荆川

王生行聞榮擢報未甚的其後往來者能言過家與蒞鎮之期幸慰幸慰淮揚一帶連歲師旅饑饉極難整頓兄適承其敝當用力百倍視師時勞瘁役役蓋可想見精力可能勝否惟願節縮自愛寬容待人使者豈彼自覺形穢又爲先聲所警耶抑亦納汗藏疾或未廣也在兄自處可謂出於形跡之外極爲脫畧卽與士卒同甘苦者亦不是過視弟之拘碍何啻萬萬猶不能使人相忘何也弟既不得以身相許有所聞不敢不盡此爲士卒言不盡爲郡邑言也別來衰瘵日見冬盡自閉一室應酬盡絕兩月外餘事可斷念尚不斷夫念念俱空與念念不漏總是一語弟在此一念不空與兄在官一念有漏總是同科但兄處其勞弟處其逸只此稍分便宜與否然一榻之上未嘗不與兄相對也因念不空血氣竟難料理今只默

默待之耳虛負狂心柰何柰何外抄稿一紙乃第實
心招伏兄千萬相體象山所謂一錢單客自合如此
萬一血氣可回兄或脫離苦海尚得相從武夷山中
了此夙約不然終身作贅物矣諸不盡言

與劉重菴

昨小价回敬領手簡今毛上舍人來遠承裁書見答
不以鄙人之言爲可怪而以爲可信不以敝邑之請
爲可厭而以爲可憫此誠好察之虛懷卹下之盛心
也至於委曲調停恐驟損丁重加新派不惟駭各邑
之聽而且動諸名公之疑此又防微周智慮事專誠
仰承至德而非敢肆其胸臆惟執事原恕而終聽之
來書云滄溪公均平賦役悉以總會爲準諸邑無不
悅服此不獨諸邑也亦敝土士民之所同也獨敝邑
虛丁未之豁耳當送別文江時首以虛丁爲請公亦
首肯且云吉水七萬恐是實徵使他邑皆以實徵請
難塞口矣公固未察各邑別無實徵數目安福之三
萬一千永豐之四萬五千永新之二萬六千其在黃
冊者卽實徵也三邑數止若此忍復求減乎又云文
移惜已申矣今當面言請駁下行查庶幾可以改議
此言與北溪公共聞之公覲歸固可覆也不然公爲

賢守其議必且速行兩道肯駁下乎觀駁下文移致
羨於公則出公美意可知矣執事恐失滄溪公初意
不知此正欲改者也來書又云欲減敝邑之虛丁均
攤於八縣安福當加銀一百三十一兩永豐當加銀
一百一十兩恐各縣諸名公較計盈縮紛紛執辨又
不止如雙翁一位而已此固不敢謂必無也雖然永
豐一議而加吉水銀三百三十七兩生欲無言得乎
生雖不言可以通於執事者不獨生一人而已獨能
已乎生所言者非因加銀而後爭也據刊冊之丁言
之蓋嘗用以派差用以徵鹽鈔非無據而以意增損
今一無所饒免乃與簡僻一例同科此尤未敢伸喙
今又加銀三百三十七兩以寬簡僻永豐之力執事
視九縣如諸子然一子不得其所恐餘子有言而委
曲調停慈則甚矣竊謂以嚴君而正家餘子者又何
敢爾嘻嘻乎是惟執事一斷而已今春侍廓翁永豐
亦訝吉水虛丁之多責生不能力言日者雙翁面對
時曾見語曰昨見貴邑加銀心實不安兄但以虛丁
爲言縱敝邑有加固所不辭又出糧儲凌公書謂翁
與生同心同業豈宜遽有不合生向翁笑曰勿被此
公道着翁亦出平心語曰某固不敢阻兄之論雙翁

出言不苟固可覆也夫以求豐減銀至一千七百有
奇敝縣能忍而不敢與爭今加銀一百一十一兩而
永豐遽不能忍乎惟言之不合於理則已使他縣復
有當言者卽敝縣敢強爭而力止之乎是惟執事一
斷而已來書又云前令之咎是固然矣然未可過咎
也夫惟土著乃知土俗苟非利害切心卽土著不盡
知也凡爲令未有不寄耳目於下人者問冊事必於
縣之總書總書若曰黃冊固有定制不敢增損實徵
之數難以入冊孰不信之彼又安知他縣固以實徵
入黃冊也生前謂有司不及周知者此也總書不減
各里責之各甲轉相漁食以爲常自各甲望縣令
其情隔越不啻千里故吉水爲里長者一年賠賂不
下百金而永豐止用四兩此亦丁之虛實一驗也生
前謂民愚不敢哀籲者此也雖然使前令而利害切
心必不然矣古人有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使
有周知而不爲之所自今視之復如何哉書末又承
責其明言以便申請此又人已兩忘所謂不自用者
也生誠恃愛不知避諱請以盡除一萬九千虛丁與
先除之萬之說設爲兩請以待當道之斷而勿遽以
來書所言調停之意爲決辭賴天之靈得從盡除固

微執事之惠也不然稍緩旬日當敝縣具呈當道并
屬臺下以聽詳議執事亦且有辭於各邑似亦委曲
調停之一機如何如何蓋清明如執事詳慎如執事
後來視爲著龜者也今謂止應減除一萬將來不知
主於調停而以爲理合如此遂爲定額誰敢復與執
事異議者乎生戶無虛丁亦無多糧所以酬應鄉人
見責者不於朝則於夕不爲之慰遣則爲之飲食而
又以衰病之軀當土木之擾不敢少置厭心者誠念
食土之毛無以爲報有枉不伸養嘿自逸是重得罪
於鄉人也故寧受各邑疑怒而不恤惟執事終信而
緝之

答荆川

方遣人附張高郵書忽王生來迺手諭并諸稿且能
述精神好處快慰不可言近畏書冊披覽奉使集自
辰至申不能釋手是又對兄一日聽許多吟咏話言
觀許多戰陣摺數但兄不知耳手諭有笑我憐我兩
言憐則誠有之若笑旣非所敢亦非所恐弟果獨坐
一龕不通半點風然湏念念盡空方是真能爲已了
事况縱奔走風雨中却念念爲國家了事事縱不了
心已破碎又况饑民數萬嗷嗷待哺非兄何以能濟
此豈打坐人可能相抵弟嘗有言能活千人命便耳

打坐
相抵

心不向世外走今打坐揀得自己精神全在方纔抵對得兄過兄南北奔走亦病弟打坐衰病亦未曾少減此其得失安在但自笑耳詳觀南邊事體始知人言無根崇明事傳不甚訛廟灣事外間頗動口舌謂兄執泥大過至損千人由集中觀之人言勿往已亦曰不可往便爲曉達軍機人言勿往已曰當往便爲執泥大過如此則人之畏怯者亦卽爲曉達軍情耶可笑也弟閉戶以年歲計九華五老之約尚未可期貴體旣經前患亦當節嗇痛戒過勞疏稿皆善調停至借漕糧疏尤懇欵計亦圓活似此籌措 聖明當此兄其笑我哉

答李中溪

承示心性四圖并諸說分別心意情與性識與知皆極精辨讀之一一皆無逆於心非執事脫去儒家言語見解斷未易至此受益受惠多矣詩有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已明言示人第人不自覺察爲陳言所蔽汨沒以終身耳僕自己酉以後幸亦稍覺以爲知識之與良知感中有寂之與隨物流轉皆似是而非漫有所論世之談學者聞之謂與良知之說不類頗費詞說今已不復向人開口惟從此自尋路徑要

之如執事所謂悟之一字不同宜其嘵嘵不自覺也
惟歛宋儒毒一句斷盡訓詁人更復何說雖然僕亦
竊有請焉悟之一字似亦當辨有因言而悟者有不
因言而悟者不因言而悟真悟也上也因言而悟者
亦當辨前人有此言吾體驗得之適與契合此亦真
悟卽謂之不因言而悟可也有因前人有此言思惟
反觀而後悟此雖自我得之却不免因言而起其次
也有因人解說前人之言從而持行漸漸後悟若無
此言便無此悟是又其次矣悟有不同則見性亦有
不同見性不同則立言亦有不同立言不同則入道
悟者舍此言便無所託必守一說尋一路雖未嘗非
學去聖域亦遠矣執事所言其無所因乎抑亦有所
從入而後悟乎有所從入而言詮不除恐於本性尚
未能了無一物如不識不知之云是猶有可進而求
也未後拚棄家緣一着只可作比擬看若卽真又是
佛家作用儒仙佛三家自有不同知其不同又不疑
其所同夫是謂之真悟此不惑二字夫子所以待四
十也僕無所悟不獨道輿爲然辱不鄙下問不敢不
盡其愚風便更教之

與詹毅齋

每讀白沙公詩有言白頭不負垂髫志記得城西就館時適與心契蓋僕未嘗忘仙居寺則當時諸兄亦未嘗不往來于懷忽忽老至感念今昔誰能已於悲乎李子爲郵時領教札又如對面語第未見顏色耳中庸說首尾貫徹受益不細惟獨知惡幾與慎獨工夫微有未合謂良知與物無對故謂之獨誠是也獨知之明良知固不泯矣卜度擬議果皆良知矣乎中庸言獨而注增獨知字言良知者因喜附之或非子思意也來諭謂獨指天命之性言得之矣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也微者道心而謂有惡幾可乎故曰動伯而研幾者爲動靜不偏來諭似皆未盡周子幾善惡之言言惟幾故別善惡能知幾非一念之善可能盡故曰吉之先見蓋至善也常以至善爲主是天命自主常能慎獨常依中庸常服膺此一善是謂先幾如是而有失有過其復而改方不甚遠若使兩物對待去彼就此此豈所謂齋明豈所謂擇善固執者乎此宋儒傳述失宗云然象山先立乎大固不若是勞擾補湊也且當物欲意見之壅障即時消改以言之事之大者可矣一言一動頃刻倏忽之間其何以自謀乎來諭精研審察各依天則而行之已得端緒但

濬源與導流未可並論集義義襲孟子所以不憚煩而諄諄也兄謂如何

簡陳子爲

前孔氏人去曾順致一書茲復附此所云增脩德義以厭人心足見勉勵邁進誠有意於古人之事區區近來衰病絕應酬一切雜務終日讀書與古之聖賢爲偶何等高爽以此例執事想見靜中快樂也今人篤行甚難風俗日見汙下貴地近海濱尚有淳龐意味執事能樸厚誠實躬行力學內而事親母違顏外而交友無違心言信事敬後輩可視以爲法所謂是美業千里神交亦庶幾可瞑矣執事間中勘破得古來聖賢在人世中拳拳盡道初爲何故是爲自心有所不安湏如此乎是爲他人屬望不容放恣湏如此乎此處若見得分曉卽過於讀萬卷書却從自心自性上磨研真意所在朝暮溫繹使此處時時了心時時滿意時時不敢放恣便是千古真正美業區區有志未就執事能爲前驅區區敢不畢力從事

答曾月塘

吾兄能於平風靜浪中識得風波此方有入處詳來諭凡應酬未盡是良知本然條理故於精神足時大

涉周旋似有所加到困憊後便生厭心似有所損此已說到良知本然條理不可加不可損處但須於尋常言動處識得此條理方時時有辨別又須於尋常中調習得熟方處處有工夫豈特遇人有厭心爲有加損卽閒中快活處亦皆有之須着得工夫方是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不然見人生厭心無人生快活心總是心隨境轉不是境隨心轉也事上磨煉正謂如此此是格物譬之服藥此是正方如生近日盡絕應酬又是隨病立方譬之飲食隨物可以養生若身有疾便素食亦是養生若傷食便減食亦是養生故自學不得要之有益是真工夫也

興雙江公

徧觀致知畧質語大要長者詳辨工夫只在致知不在物只在內不在外只在不學不慮自知自能不在致此良知於事事物物只在由仁義行不在行仁義斬斬截截不少混淆長者苦心豈好辨哉要令此學工夫明白不少粘帶故必如是挑剔耳嘗思孔門之學其要領已於大傳寂感兩言開示明白至其教人只隨處提掇便是如論語喫緊工夫無過告顏冉者言克己不離視聽言動言敬恕不離出門使民施人

在家在邦非是教之只在視聽各處做工夫緣已與
敬恕無可着口形容不得故湏指其時與事示之未
嘗避諱涉於事事物物與在外也至教弟子亦只在
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論君子好學只在敏事慎言其
隨問隨答若色難言詎之類皆是實指其事
提醒人未嘗處處說寂何也欲其卽實事求之俟其
自得所謂語不能顯者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
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其立教之方固又若此是時
惟老莊始有妙論與孔門便分兩宗後世分內分外
分心分事自宋以來覺與孔門稍不類豈以佛氏入
令與論語教人相似卽他人更不得肆其口舌其失
亦自易見否則不獨無以服其心亦恐落禪之機隱
然四起使長者苦心卒未得達如何如何

謝卻姻友祝年

今世風俗凡男婦稍有可資逢四五十謂之滿十則
多接顯貴禮際以侈大之爲之交游親友者亦皆曰
某將滿十不可無儀也則又釀金以爲之壽至乞言
于名家與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過爲文飾以傳
之而其名益張凡此皆數十年以來所甚重數十年
以前無有是也夫滿十而不容無言交游親友知之

念齋文集 卷二 二
矣然在人亦有宜不宜者洪先今年十月十有四日
幸滿六十回思先人保抱維持之艱與夫顧惜教誨
之專誠不意遽至于今至于今年且六十不可謂非
壽矣而先人所以望之子與子所以自待以終其身
者反之絲毫無有也故凡滿十而悲傷益甚者惟洪
先為最以悲傷負罪之人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
是非忘哀以為樂乎自
奉一觴于先人為報也故未嘗受妻子之奉以自
為樂平日不敢自為樂一旦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
言以為樂非君子所取也非君子所取者君子所不
懼其勞也是安其老者將以乞言未嘗以言侈大之
也不敢少增其勞未嘗以飲食煩之也不肖空生無
比數固矣槩以古昔其不敢又若此是以先期力疾
以辭不然將掃跡一樓是絕其承教于君子也惟執
事憐之

答陳明水

玄潭之聚衆賓羣集而執事又越疆遠臨尤為奇稀
松風潭月清明倍昔不知此後閣中復有此等勝事
否六月批答猶未披誦想留會省令郎來承手書奉
拳誠懼終於迷途不復知返欲以指南為之相導其

心齋之字

爲惠愛何如可云然於不肖近所持行似或相左姑以聽受而不復深論以待衆人可也不肖於執事何如哉來教云吾輩學問大要在自識本心庶工夫有下落此言誠是也雖然本心果易識哉來教云心無定體感無停機凡可以致思着力者感也而所以出思發知者不可得而指也謂心有感而無寂是執事之識本心也不肖驗之於心則謂心有定體寂然不動是也感無定體時動時靜是也心體惟其寂也故雖出思發知不可以見聞指然其凝聚純一淵默精深者亦惟能著已近裏者能默識之亦不容以言指視或瞋萬有不齊而機難豫定固未始有常也是謂天下之至誠惟至誠者乃可以語至神此中庸通篇意也來教云欲於感前求寂是謂畫蛇添足欲於感中求寂是謂騎驢覓驢不肖驗之於心又皆有可言者自其後念之未生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前有寂可也自其今念之已行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中有寂可也感有時而變易而寂然者未始變易感者萬殊而寂然者惟一此中與和情與性所由以名也來教云學至于研幾神矣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曰幾夫旣曰動則

念齋文集 二卷
不可以言靜聖人知幾故動無不善也細觀密旨似以幾爲心之微動不肖驗之於心又有大不然者當吾心之動機在倏忽有與無俱未形也期時也若何致力以爲善惡之辨乎且來教云感無停機機無停運頃刻之間前機方微後機將著牽連不斷微著相尋不爲乍起乍滅矣乎是正所謂相左者也竊詳周易與周子之旨亦與來教稍異易贊知幾爲神而以介石先之朱子曰介石理素定也是素定者非所謂寂然者乎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而以惟深先誠故其言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而後繼之以幾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謂之神故曰應而妙不落有無者謂之幾故曰微而幽夫妙與幽不可爲也惟誠則精而明矣此周子之書可考也蓋言吾心之感似涉於有矣然雖顯而實微雖見而實隱又近於無以其有無不形故謂之幾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猶云非幾卽惡焉耳必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於動是乃所謂研幾也今之議者咸曰寂然矣無爲矣又何戒懼之有將以工夫皆屬於動無所謂靜者不知無欲故

靜周子立極之功也誠則無事果確無難周子思誠
之功也背非見止非爲爲不止者周子立靜之功也
假使知幾之說如來教所云是乃聖門第一關頭何
至畧示其意於易之文而周子亦不諄諄以告人耶
子思之傳中庸固憂聖門之失其傳也使其工夫如
來教所云則必曰戒慎乎其初可睹恐懼乎其初可
聞何乃以不睹不聞爲言如今之謎語乎惟其於不
睹不聞而戒懼焉則是所持者至微至隱故凡念之
動皆能入微而不至於有形此思之用皆可通微而
不至於憧憧如此乃謂之知幾如此乃可以語神亦
併大易周子之旨而戒之無亦言之未瑩矣乎日者
出吊泰和途中友人往往以是詰問其言不同所指
則一推原其故大抵誤認良知爲崇耳今爲良知之
說者曰知是知非不可欺瞞者良知也常令此知炯
炯不昧便是致吾心之良知聞者未嘗怪之也雖然
此言似矣而實有辨也夫孟子所言良知指不學不
慮當之是知乃所以良也知者感也而所以爲良者
非感也傳習錄有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
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夫至善
者非良乎此陽明公之本旨也而今之言良知者一

切以知覺竅弄終日精神隨知流轉無復有凝聚純一之時此豈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乎恐陽明公復出不能不矯前言而易之以他辭也洛村常問獨知時有念否公答以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自朝至暮自少至老更無無念之時蓋指用工而言亦卽所謂不失赤子之心非浮漫流轉之謂也今之學者誤相援引便指一切凡心俱謂是念實以遂其放縱恣肆之習今傳習錄具在稍加玩味亦易辨別執事所見雖高然大要以心屬感似與此輩微覺相類自未聞良知之說以前諸公之學頗多得力自良

近日頗知用力而日月已逝不復可追所論寂感與知幾之弊皆身所經歷且有歲年譬之貧人得金之期雖未可知然沿門逐戶所見多矣固執事不鄙且念此事關涉甚大若不明白不獨擔閣後生自身將來向何結裹故具以所知爲問惟執事剖示之

雜著 十六

良知辯

答復古問

中庸解答門人

寐言 四

跋顏魯公帖

書萬日忠扇二章

題周洞巖

書楊武東卷

書馬鍾陽卷

別周龍岡

讀釋氏論

長齋贅答

書廖氏遺墨後

宗論 三

異端論 三

主和論

雜著

良知辨

余問於龍谿子曰吾記熙光樓若何曰將以球病非
言學也曰何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愚婦與聖人
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爲余不答已而腹饑索食龍
谿子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余曰若是則安取於學
饕餮與禮食固無辨乎他日龍谿子曰良知本寂無
取乎歸寂歸寂者心稿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照應
照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知良
知未嘗增損也余曰吾人常寂乎曰不能曰不能則

念菴文集 三卷
收攝以歸寂於子何病吾人不能神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則良知明謂聖愚有辨奚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容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主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罔談學而不本真性失之鑿見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吾懼言之近於蕩也龍谿子曰若子之言固未足以病良知也

答復古問

列坐者又若干人相與問難必數日乃能去間有問復古之說於余者余答之曰字義有之十口爲古古之爲言傳述之久也夫心之精微不可以嘿受也不得不託之於言言之流布不可以遠致也不得不筆之於書自書之所載與口之所授固有間矣自其形之於言與其不能自言者又有間矣六經者聖人以其心之精微授人者也始而爲訓詁久而爲傳注又久而發爲議論敷爲辭章果皆不謬於聖人否歟是故六經古矣人之傳述六經者未必其皆古也爲之柰何復古之六經而已古之六經何也不於其傳述

而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是也。聖人遠矣，心之精微不可得而求矣。復之奈何？復吾心之精微，不異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斯可矣。吾嘗睹宋儒手筆爲之寶愛，爲之顧惜，若不能釋手，非以其書也。念其年歲之久，不易見也。矧曰闕里之履周室之鼎乎？今吾之心，非獨吾一人然也。宋儒如是，孔子如是，自文武至於堯舜，義皇以上如是，卽謂之天地之先，亦可也。不亦久乎？夫以一物始於天地之先，其傳至於今日，其當寶愛顧惜，宜如何耶？甘於棄失而不求其復者，則又何也？陽明夫子所謂良知，固指其心之精微言之。於先生以言求其實，反吾之心，所以不異於夫子者，乃不數數則，又且柰何哉？夫相去不數十年，而傳述之謬，正自不免。乃欲求不異義皇以來聖人之心，吾懼其難也。夫形之言者，尚不可得，又欲因言以求聖人之心之精微，一無所謬，至於天地之先，其爲尤難。又可知也。畏其難而汎者，無論矣。不知其難，自以爲聖人之言如是，如是闖闖，然而不知復，不亦反古之道哉？問者目瞿，余亦神悚。

中庸解答門人

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正原民鮮能之，故天下人品

只智愚賢不肖四種智者是了悟的人其知解伶俐似於道儘能分曉但認定了悟處便是道又被知解超脫大甚看得道之條理都沒緊要不屑盡分幹當事稍涉於卑近便忽易之如莊子誚魯史之行是也故其於道不是不明却是不行至於愚者雖無此病又鶻突了縱說亦難曉安望其有爲也賢者是篤實的人其執持嚴密似於道儘有定守但認定篤實處便是道又被執持苦迫大甚看得道之體段過於狹小不肯開拓推求言稍涉於高深便信不及如子路疑佛胎之往是也故於道不是不行却是不明至於固是放肆不得執着也用不得高深不能使之加卑近不能使之貶所以然者正爲此道原是中原是庸與家常茶飯相似人人日用而不自知却是當面錯過也愚不肖者不足責所賴以明此道者賢智耳又爲知解所悞執着所拘是以千古聖人不數數得見故曰道其不行矣夫蓋甚嘆之也然則如之何必也大智大賢之人乎大智必如大舜之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民之中自己一切知解俱忘始無智者之過大賢必如顏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勿失只是一處緊要始無賢者之過能如此道豈有不行不明者哉

故事物有智慮可能得志行可能得氣魄可能得惟中庸不由人騁得些子精采只不混淆於內不受變於外便是能自強也凡思而不學者近於智者之知解故謂之殆殆則不能平實正不行之驗學而不思者近於賢者之執着故謂之罔罔則不免瞞昧正不明之驗此漸入知與賢兩邊路徑也夫賢知之與愚不肖遠矣至其無得於道相去不能以寸學者可不就其質之所近與學之所得察其不足者而善反之以求免於賢智之過哉

寐言

離而兌而乾陽之浸也自巽而坎而艮而坤陰之浸也其在陰陽動靜之交乎觀日以亥子觀月以晦朔觀歲以冬至先天不可圖也圖其一陰一陽者觀之周子於太極也亦若是

自內如外謂之往往主發生由震而乾是也自外返內之謂來來主歸復由巽而坤是也數往者順順其後天乎知來者逆逆其先天乎故曰易有太極者逆也生兩儀則順矣逆順相感而化行故月從逆爲朔嗚呼是道也其微乎

月借日光信也陽稟陰育其精乎舍是天地無所施

其功 全陰半語隱矣宋儒黑丸之喻又何憶也象之以兔猶坎之中陽兔本卯神所謂借之日者也又曰顧兔象其顧而孕也又曰兔者吐也吐生光也易曰日月相推而明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莫不見之莫或知之

先天 為逆也右徵之吾徵之身目不逐境而內觀耳不逐聲而返聽心絕物誘而忘智口絕言詮而守嘿自外來感者我無馳也其可以大生廣生矣乎老氏言之老氏匪私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夫子遺之子思

乾元戊戌至于今幾八百餘年紙墨猶新世間何物不朽獨此完好其故蓋可知也後有陳文三君跋皆能明其書灑而伯敷叙季明事根據史傳甚悉獨言果卿之葬稍為失實當泉明購尸時問之行刑者云其父死時先斷一足故泉明啓履謙之瘞以無足者為驗此謂止獲一足豈未之深考耶憶嘉靖戊戌冬訪先生翠微莊始得捧讀當時留意書法徒生羨慕而已今年庚戌冬先生攜之舟中諦觀數過則有不勝其慨然者人之意氣激烈往往蹈險如夷不畏白刃久之意衰氣竭瞻顧利害悔心繼之矣惟發於天

性而又能以聖賢之學輔養之是以當其處變委曲
審時不失之疎抗而足以成天下之事至於勢不可
爲然後從容中道視死如歸此夫子之所謂強浩然
所以塞天地也公祭季明時年五十一耳骨肉凋殘
親黨離散犯難得禍孰不含悲公幸脫於虎口使稍
有所瞻顧尚能留念世事耶而希烈之難乃出於二
十六年之後齒近耄矣英英如壯夫不少挫折此豈
無其故哉議者謂公之文雜出於神仙浮屠以爲不
合於理彼神仙浮屠之於世事視聖賢較然殊也獨
其所謂靜定者則幾於無辨漢唐以來聖賢之學不
以其近仙而取補工當此之時公之學不顯而等其忠
史者之智又不足以發之使公之學不顯而等其忠
義至與意氣激發者同科後之儒者亦不深究凡語
近於二氏者輒指以爲非道而迂緩自處顧謂當然
何怪無揀於世事也羨慕書灑者淺矣感公之忠義
莫有知其所由此豈善論世者耶先生之學亦本於
靜定故凡所在皆有建立今以中丞之節出鎮漁陽
乃公故欲恢復之地而先生受知 聖明遭時久泰
徼千載之威靈將使邊圉寧謐以伸其未遂之志矣
乎

書萬日忠扇二章

寂然不動者誠也言藏於無也感而遂通者神也感發於有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言有而未嘗有也三言皆狀心也常有而不使其雜於有是謂研幾真能不雜於有則常幽常微而感應之妙是知幾之神謂幾爲一念之始者何足以知此

能以天地萬物爲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爲累則我貴夫以天地萬物爲體者與物爲體本無體也於無體之中而大用流行發而未嘗發也靜坐而清適執事而安肅處家而和婉皆謂之發而不可執以爲體常寂常虛可卷可舒全體廓如

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幾微故幽是故貞明之體常爲主宰雖流行不息而未嘗有所作爲如石之介內外敵應兩不相與寂之至也是謂之幽其神感也謂之動有其未形也謂之靜無微則吉形則凶有無之間幾之所以辨也是故君子知幾學者研幾衆人失幾知是知非非不明也失而後復者也貞明之體常爲主宰無弗是矣故言寂者其幾先也戒慎恐懼惟寂之歸微而彰柔而剛萬感萬應各中其節萬夫以爲矜式君子莫之與也是謂先天之學洞巖過余論學至知幾之義有莫逆者於其

行次第其語贈之

書楊武東卷

余邂逅武東君澄江上覽東沔前川諸君贈行詩遂次其後席間因論招讒賈怨之由與遭蹶得便之助武東矍然起躍索余識之嗟夫余已不能慎行其身至今猶無所就以立其德其何以益君顧友誼久廢而虛懷受言不易得也於是乎有贅辭

吾輩學問未至於寧靜堅固不免一時爲意氣激發世俗動搖激發則易疎動搖則多歉二者交并人始有言或據跡而未察其心或吠聲而遂疑其形於是用世之軌範世之遭猜嫌者衆矣果能如二賢否乎語曰聖人無死地非智足以勝之也誠一故也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而身誠身誠而人歸之矣

易言因爲德辨爲感速辨與速惟善學者知之人處順則觸忤不生無觸忤者情境兩適小過不及易至混淆利害得失不切於已惟夫處困行不自得動見拂違學稍不密怨尤隨之是乃能辨而速也西山就道徒跌流血元城被命熟寢待盡庶幾乎若夫厲未至於薰心災不至於剥膚則猶未足爲困也使爲學之意不切尚何懲艾頓挫之有哉

積感

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
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天將降大任一節
盡之然於此却有深辨自心術中料理則爲聖學自
時態料理則爲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絕然皆有收斂
慎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分胎不可不自察也
嘗愛趙忠簡表辭有曰皓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
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此是何等心術孟子所言增
益與改作者指其氣性未平情欲未盡與才力未充
正求此心不移爾而世人往往折節於隕獲諧俗於
圓熟以爲增益在是不亦左乎

物不我干此千聖之歸藏大業之所由生也榮辱得
喪恭慢贊毀一切變乎吾前而吾不與知夫然後居
上不驕爲下不倖無入不自得天下之能事畢矣故
人之恭敬乎我者非於我有加也以勢位權力之在
我也以勢位權力在我居人之恭敬而不疑不近於
可耻矣乎人之忽慢乎我者非於我有損也以勢位
權力之不在我也以勢位權力之不在我惡人之忽
慢而不解者不近於可笑矣乎然未有不惑於是者
何也惟夫物不我干者無不敬無敢慢敬者自敬吾
不媚其敬也慢者自慢吾不受其慢也是謂不爲萬

物役是謂至樂是謂立天下之正位

書馬鍾陽卷

余去歲走匡廬冒暑歸鍾陽馬君將期會南浦風便
舟駛不竟初盟踰月以是卷索余近作久之未暇執
筆今夏復入天池往來湖上每瞻棠樹輒動依依抵
舍覽卷勃然興懷方擬之辭而君山東之報至矣回
憶初盟翻成別調豈非數耶君書札往來未嘗不孳
孳以躬行爲先以寡欲爲要尤以空言少信爲深耻
聞其人卽欲痛絕嚴拒不少假以辭色往往以余之
不擇爲嘆其居官謹於持法敏於集事而厚於用情
首嗚呼使講學者皆如君其尚有遺議以病吾黨者
乎今且別矣切磋旣未可期則將何以爲贈聞之古
之善寡欲者非有欲之後而務去之之謂也防於未
然不復萌動焉爾矣吾心固不能以無欲也防之而
使不復動則亦未有自然廓清之期如是而學猶之
聚兵峙糧以冀寇之不我侵比於無備者遠矣彼寇
猶與我相持非所謂儆戒無虞也善爲治者保無虞
善寡欲者保無欲無欲者吾心之真體天下無以尚
之者也辨乎此而順以存之虛以養之譬之於民畊
田鑿井養生送死以各遂其有生之樂如是四境之

內皆吾之赤子弧矢之利皆所以自守也誰爲寇我
所謂天下歸仁雖有萌動焉者寡矣夫是謂之寡欲
率是寡欲者以施之身是躬行也推是寡欲者以加
之民是美政也夫是之謂聖學生有悟於此而愧未
之能行君有其具得其端在致其精而已矣敢述以
請若謂心無無欲之體而以理欲交雜爲疑則至善
終不可得而止也若謂保無欲者頗難爲功此則存
乎其人不可得而執一論也矧君孳孳然問於不肖
有不曉然於是者乎深山寡侶足音跼然輒有喜心
况此學蕪昧久矣他日窺測稍真而君之造詣日粹

先宜人所生幸存者予與女兄二人女兄許聘龍岡
周君已而以目青遂婚于我踰年而天故予視龍岡
猶女兄存也予年十四未屬文龍岡時時爲語東泉
師舉業法其後師事陽明王先生于贛又時時爲語
學問正傳及冀閭齊篤力處予於是慨然有志聖賢
之業父母憐愛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岡未嘗不自
憤憤也龍岡身多病舉業不竟然其性行淳實一無
改於相語之時予雖以二業冒虛名亦誠有感於當
時之語而年已垂老卒無所成白沙有云白頭不負
垂髫志記得誠南就館時同心之言一字一涕當垂

髻時何意遂至白頭卽白頭何意所期止此交游滿
前誰復可告故每見龍岡又未嘗不自惻惻也龍岡
長予六年今以大學生待次公車且三就矣當語二
業時其自視何若亦何意遂止于此昔不能改性行
於久病豈以一命之寄受變流俗耶憶龍岡嘗自贛
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母
死往請墓志實以濠事暗相邀結不合而返顧龍岡
呻吟昏瞶意其熟寢也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
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
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當重擔
入更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
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練
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
語予若此已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
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
然曰是附濠而資以爲利者也或曰與劉期而中變
賣穴也或曰擒濠者伍吉安而攘爲功也予與龍岡
竊嘆莫能辨比見誣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
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
有爲前言者否乎盍以語予者語之以解其惑且告

之曰其及時自脩賢聖之業乎無若予之垂老而徒
惻惻爲也

讀釋氏論

考亭作釋氏論謂釋經皆出唐人手取莊列書推衍
而成引宋景文所誤李蔚傳爲證比攷其傳有云鞮
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
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言上不可加爲
勝妄相夸脇而倡其風其意不過述當時士大夫崇
信假飾大過而已非盡以其經爲華人之所改竄與
某人之爲某經歷歷可據如治訟之賊仗然似亦未
更相摸寫勦說者何限獨未有一文一論與釋氏抗
衡抑又何也故謂華人於諸經典言句有所增損則
可謂代立議論則不可釋氏何足相庇不知言無以
知人考亭百世之師也而於言豈苟哉書以質之知
者

艮齋贅答

艮之彖曰內外敵應不相與也不相與言不相入也
內與外不相入非內自固密者不能止其所乃固密
也止其所之所非言可及人之身至近而不可見不
易動不容執者惟背爲然取象於背使人反求必如

是而後無所入者可幾矣是故內無所欲外無所合
不向道理生知解不逐作用增安排獨往獨來隨其
所在不出其位非定性之君子烏足以語此戴君伯
常書來曰吾少也學于龍山楚望臺以爲此生已矣
安能如古人執陞楮自效以不辱先君子之教乎其
後攀附輦轂以來猶以楚望名吾齋懼忘也比數十
年宿衛周廬得列下士思爲臣止敬之義朝夕惴惴
焉其尚敢有他望則又以良名吾齋以庶幾知止不
殆其亦可以無咎矣乎往見雙江聃公稱其門有善
問者每談周易諸書卽劄記其所言以傳意者其卽
於公乎使公能言其形似而伯常又卽劄記之以傳
是輔與頰舌之象非背之象也姑寓問之

書廖氏遺墨後

余嘗讀解春雨六君子傳其詞烈其意傷終焉而有
幽憂之思撫卷戚然竊爲嘆曰好修者多不遇而福
澤於善人若相畏而背馳者其故何哉當春雨作傳
時固有遭矣卒之得禍視六人者爲更慘今之視昔
與後之視今當孰爲悲豈佑善之天竟難謀耶若孔
子於魯之君子取其相觀爲善爾矣其善而思得見
者惟以不知不愠當之夫事變無常善端易隱苟非

自盡其心世之引而去之者固甚衆也故曰此天之所以與我立其大小者弗能奪矣是故孤特不失其確震撼不失其靜紛華不失其素顛沛不失其常猜嫌不失其辯汗辱不失其晦彼非不知有引之者也在我者大無足以相易也此又何冀於人之已知而汲汲於表見矣乎蓋於不已知者猶懷重寶而常懼其外露也尚何含愠之有由是推之魯之君子所遭者雖不可考例以君子之事其多屈抑無疑矣此豈爲君子之傷乎余所見者劉氏家藏本也劉爲六人之一名子景傳中有廖氏兩昆仲長曰敬先幼曰敬題展而讀之長公之傳銘表誄俱在縉卽其裔孫也旣以自慰因追思其語于後使後之有志者毋惑於所遭而搖動其志將余邑君子之風其尚有興起也乎

宗論

余讀宋濮王典禮乃知載籍能惑人也當是時言禮之臣皆賢智其發明宗法與爲後之義可謂切至矣然攷其事不合揆其義未盡豈因襲者其入久師承者其守專附和者其言辯卒無以自解哉學者以其言本三禮又訂於伊川之疏遂爲百世不易至論不

復詳考本末同異余恐將來之誤不特一濮議也乃著論俟君子斷焉

按宗法載在小記大傳其言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蓋言諸侯絕宗不可與族人齒也是諸侯以上無宗法可知矣又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蓋言宗法爲公族卿大夫設也諸侯之始封也有人民社稷之寄有朝覲聘享祭祀省助之政勢不能自領其宗而公族無統國人不可得而治也諸侯絕宗大夫不

祀別子百世不遷謂之大宗大宗百世廟祀別子則聯屬別子之子孫亦百世而不改宗者大故曰此大宗也繼禰者世嫡之弟及其次子或嫡或庶者也生則從世嫡以祭沒則其子禰之至於五世則遷謂之小宗小宗祀禰則聯屬者止於禰之子孫五世親盡祖遷於上宗易于下宗者小故曰此小宗也是皆自始封諸侯言之者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子其爲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蓋言諸侯之適世居君位而世世

又有嫡庶次子所謂公子也公子不比於始封之別子爲祖無二統也一君必立一宗使領羣公子及公孫而其宗亦有大小焉宗其嫡者爲大宗宗其庶者爲小宗大宗小宗皆五世而遷者也有嫡無庶則宗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庶無嫡則宗庶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嫡庶惟一是謂有無宗而亦莫之宗嫡庶惟一者無羣公子也已無宗亦莫爲人宗多嫡與庶卽所謂以其庶宗其嫡乃公子宗法之正也是皆自繼世諸侯言之者也宗法盡於此則知庶人以下無宗法又可知矣蓋天子諸侯者統夫人者也非大夫設也古制廢貴賤殊勢宗法不可復行矣世儒守陳言而不察時變乃比附曰天子大宗也諸侯小宗也入繼大統者不得顧私親此爲後之義也於乎易父子之名失君臣之義禮樂不興刑罰失措其必由此也夫蓋其不詳考之過也禮喪服斬衰爲人後者子夏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以尊服服之蓋言受重大宗始有此名非大宗則無爲人後者也又曰如何而可謂之後同宗則可言惟慎所擇不必其親者也又曰如何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則可則知不奪人之宗以承重也又曰爲所後之祖父母妻妻之父

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言若子明承重情不可二也
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申若子之義所謂推類至義
之盡也齊衰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
不二斬也持重大宗者降所尊也又曰尊者尊統於
上卑者尊統於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
也蓋言尊統於上君也宗子收族統於下有君之道
焉比君之義故降服降其服不沒父母之名恩與義
兩得者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蓋懼昧爲
後之義亂父子之服故申言以別之是知爲後止於
大宗無二後也小記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
之主不知凡幾必大宗而始成此服則知非爲後者
其服不必皆斬而降者不必皆不杖而期也必爲後
而後降則知天子諸侯之與庶人不可以類推也明
矣是何也天子諸侯無降服則知無爲後者也天子
諸侯之禮也有子則繼無子則及故公子各有大小
宗而不比於別子之祖其死也公子祔於公子而不
各爲廟蓋以序或相及必至奪宗故也故當其及也
卽公子之長子亦當承之何必拘於支子乎其不及
也則雖庶不得以干嫡何至擇於同宗乎不著其服
者臣於君服必斬不問其序而皆以先君之道終焉

則魯之閔僖是也夫閔僖以弟傳兄諸侯也而其禮已若父子况爲伯叔姪者哉又况爲天子者哉蓋其統不止於公族故其義亦不止於爲後義有所重則禮有所加不敢以卑者之辭名之所謂尊者尊統於上是也庶人無爲後則又其微也先王之爲政也鰥寡孤獨有養而死徙者無出鄉禮不下庶人其喪也人得而主之所謂擇之五服之內擇之前後家東西家或其里尹主之是也故曰喪有無後無無主有主則不必後此聖人之責實也故天子諸侯之後也皆不可比於大宗強以大宗推之持重比於爲君而父母君君報始自漢其後不故以爲後者遷改父母之其義也何居且擇後於同宗亦不必皆伯叔姪也禮曰族人以支子後大宗是亦將以族人之名稱父母乎稱以族人而服以齊衰恐聖人之裁禮不如是之舛且背也此亦不詳考之過也

右宗論上

大宗有爲後而小宗無後何也按禮大宗子之喪也五服之內親者月算如邦人月算者服之月數也邦人五服之外者也宗子及母與妻之喪丈夫婦人皆齊衰三月其親者月數從五服制服從邦人是自三月至于期合親踈而皆以齊衰服之雖大夫之期不

敢降焉何其尊也庶人爲國君畿內之民爲天子齊
衰三月而已邦人服宗子無少殺焉何哉以宗子有
君道故比其義也何謂義尊統是也天子國君統世
人世人非此統不治故謂之世統世統者尊無上前
所謂尊者尊統於上是也宗子統宗人宗人非此統
不治故謂之宗統宗統者尊亦無上前所謂卑者尊
統於下是也小宗子之喪也父爲之三年曰繼吾祖
也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非獨避大宗
也其統小義故微也故大宗立後所以收族也收族
所以尊祖也尊祖者不敢以先祖之遺逮於刑戮故
得而私焉曰是吾先祖之所托非吾所獨尊也有宗
而後族可收宗廟可嚴是吾考吾祖吾曾吾高皆從
此而有托吾何愛焉故爲人後者不言所後父雷氏
之言曰其所後或祖或曾或高未可豫定故闕之也
嗚呼似矣而未盡也爲後者獨爲彼乎哉蓋其祖也
爲其祖故所後不得以爲子而已亦不得斬於父是
乃至公之心聖人所自裁者也小宗無爲後也勢也
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五世易無復續矣其族統於大
宗而其親分於四宗喪主於其親祭祔於其祖又何
後之有其爲大夫士者則爲之置後置後者暫假以

行大夫士之禮蓋主其喪者也其無爵也男主同姓
女主異姓則皆其親也其廟也繼高者絕繼曾者得
主之矣繼曾者絕繼祖者得主之矣繼祖者絕繼禰
者得主之矣繼禰者祔祖繼祖者祔曾繼曾者祔高
則皆其祖也舍是而必於爲後則是專其貨財處其
宮室而以爲己私有識者必所深耻而不爲而庶子
昆弟之旁親無賴者皆可覬覦而幸其禍及是開自
私之端聖人所必禁也而可以爲訓哉故曰小宗無
後者當絕非聖人之忍也勢也天子諸侯不言後則
又其重者也天子者奉天命以臨天下諸侯者稟天

子之公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
不祖公子夫公孫非自絕於公子也以其有所稟命非公子
所獨專也故封君之子臣昆弟封君之孫臣諸父昆
弟言稟命之重無弗斬焉者矣周之郊也以稷配而
明堂以文王不專於祖父何也以其奉天故先尊而
後親也故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保有天
命而後先祖之祀可以無墜此天子之所守也故崩
薨者有世及而無爲後踐祚者無尊卑而稱先君大
宗之後必擇支子固不奪人之宗又以肖賢也先君
之繼必順統序固不逆天之倫亦以防亂也此其說

不可得而同者也宗子殤而死庶子弗爲後蓋代其宗不成其廟也非殤則擇之族人故宗子之後無兄弟及兄弟是殤之矣而天子諸侯有世有及是豈以殤事先君乎此其說不可得而通者也事以先君則先君后夫人無弗斬焉者矣事先君之祖父母父母昆弟無弗若子焉者矣事之若子而不稱子不敢以私昵辱先君先君之義重於父也己之父母享其尊養而不易其封受之先君非己所獨專也故曰幼不誅長賤不誅貴又曰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何不以大夫葬也重先君之命不忍死其親也於宗統者既陷君於奪親昧於世統者復陷君以干正使聖人制禮曲折之詳皆爲固僻難繼之說則世儒之陋載籍之繁啓之也傳曰臯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嗚呼彼固附於上下矣而卒以陷君則又何說哉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右宗論中

宗法不可行於今者有三封建不復舉學校不復脩井田不復制其不可行者勢也古者風氣醇穆靈哲彙生故聖人之立極也必分土置牧以共天位而建

封之典行焉是故諸侯世其國別子世大夫於是立
三廟設壇禪得干祿祭有圭田食有菜邑有家老以
治其事有僕圉臺輿以供其役夫物備而後禮嚴禮
嚴而後義立義立而後勢行勢行而後法可盡故名
之宗子而族人莫不聽焉菴功以下莫敢戚焉此名
實之應者也今之大夫起於白屋非有尺寸之籍也
載符而出受代而旋非有定位可以長子孫也致其
事卽食其力非有體貌之隆於族類也故純袴之後
同於隸廝至不自給則轉徙而流亡其或懷賄敗官
又皆怙惡汙俗其身之不自淑而又皇恤其他此其
持之素耳是故師氏正其行保氏授其文成均養其
和司諫考其過司馬正其射不幸而族人罹刑王曰
宥者三有司曰辟者三而卒致于甸人此豫道論而
防禁之故其教易尊而後爵可命也及其風俗旣成
耳目不雜則蒸瀆優游餘韻不殄雖以春秋之衰僭
亂已極而名卿大夫國不乏人如魯之孟獻晉之子
犯齊之平仲鄭之子產秦之蹇叔吳之季札楚之叔
敖何易哉是皆禮教之效也漢承秦制郡縣破滅世
家二千石皆以鋤治疆宗豪右爲政又懼其勢未易
解也遷其宗于近郊以離貳之於是景屈諸田之族

皆爲關內編氓不得復續其世業其後經術盛而禮
教衰功利熾而爭奪起淮南七國連從以畔而功臣
得侯封者不數傳皆以罪惡國除此皆奉朝請天子
所親治猶且爾况令其分土得專制哉此其不可行
者二也夫人之爲惡非必其性成也要亦有以驅之
矣古之選士不於商賈爲所計者卑而所存者薄志
分則業不精力劬則慮不遠故爲善者貴有賴也三
代之制必有夫田分業定衣食足然後責其不肖雖
有非僻之心不敢肆矣夫饗殮不至父子不能保其
親况衆人乎是故行劫起于攘伐攘伐起于聚積聚

則非不尊也象類無不具也概擄盜黠乃

剔之噐非不慘且毒也卒不能使游食者外無異謀
乃欲假服制聯親屬抗宗法以復古道豈不謬哉此
其不可行者三也於勢稍順而分得爲者惟藩封與
勳戚近之然所存者勢而已非其要也將欲維持族
類以附于小宗其爲說亦有三尊尊老老賢賢惟所
遇焉斯可也視其族行輩長者得主之斯尊尊矣無
已行卑而年高者得主之斯老老矣無已而德詛足
稱年行雖卑亦得主之斯賢賢矣此宗法之變也宗
法變爲後之義亦變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
世儒兩考之嫌必是之取矣雖然得其常則父母一

不得其常則父三而母八獨兩考哉彼其實固未變也詩曰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蓋言恩也是故一者指所生而言實之謂也變者指其恩而言情之謂也情有變實不可變斯固物之一本民之宜也禮斬衰曰慈母何也子夏曰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生養之死喪之皆得如母貴父命也是故慈母之名本於父命非其生之謂也情也無子而後人之子其父母命之所後者幼而畜之若子然將不得比附矣乎附其列矣其於所後雖父母名之可也此其律

右宗論下

異端論上

昔者夫子自叙所學之進四十而始不惑夫志學至能立寧復有可惑者必待四十何哉解者曰非謂理之是非曉然在人心者也學術之是非疑似兩在其端至於極微而不可辯吾皆原其見之所由來究其弊之所必至如孟子之知言無俟乎比擬校量推測

億度之勞信非聖人之智弗能照矣儒者指釋氏莫不曰異端異端及考其故則棄倫理遺事物二者其大也夫聖人立中國生民之命設名教以絕禍亂之源莫大於明物而察倫而釋氏顧遺棄之其相去不啻南北之背馳豈俟聖人而後見哉不必聖人而後見則是二者決非端緒所在審矣今夫桃杏梅李不能相同不必見其萼也於種辯矣如使桃種而李萼人孰不以為怪儒者乃曰三教根源固未嘗異其少異者乃其假權顯真承傳之流弊非實然也而善於融會又陰用其所長若以為兼收而不害者蓋樂其

列於從已聞其所傳則曰吾聖人之學固如是蓋高明之士之所喜趨而前所指異端云者不過習其常

談未有察其所以然也夫生死者生人之所必有聖人不以為病而不為生死之所拘故能與世同其好惡而為佛之說者首欲脫之惟其首欲脫之不見所謂生與死也縱橫善變不可窮詰若超無始而睹鴻蒙為吾儒者習而不察既不能遠自窺以破其蔽而高明善悟驟聞其妙又往往易於受變而助之主有非區區議論所遽能勝然則釋氏端緒所在其孰能知之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蓋必有見於千里之謬始於毫釐夫是之謂異端然歷千有餘年以來止

以棄倫理遺事物爲釋之謬而毫釐之間卒不可指
信乎似是而非非聖人莫能明而四十不惑夫子所
以獨覓其進也

異端論中

夫子嘗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智愚賢不肖
之過不及者爲之也夫愚不肖者之不及謂其不明
不行可也比其等於賢智之過不已甚乎已而曰夫
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而不及賢智又何與卑
近而惡高明也豈所謂百姓日用者卽所謂道而索
隱行怪固其所心弗爲者乎夫子之道何道也行乎
惟嘗者未能也夫

其不足蓋其視已果無以甚異於愚與不肖其相異
者特學與不學焉耳釋氏則不然彼其下陋塵世名
爲五濁而讚自性本覺圓融淨妙至爲希有故其言
曰上天下地惟吾獨尊夫獨尊其身而濁視塵世又
何有於愚不肖哉愚不肖者無論矣彼視聖人宜亦
有甚不屑者何以明之聖人之教人也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因其材也彼則有一衆
生未得成佛不取泥洹又何神乎聖人之與人也以
直報怨以德報德欲其稱也彼則無有冤親恩仇乎
等又何大乎聖人之急人也由已溺之由已饑之然

可逝不可陷也彼則割截支體行于布施又何慈乎
夫是三者聖人豈謂弗能哉道不遠人人情大遠卽
不敢矯強爲之先而易知易從夫人皆可學而至是
乃所謂中庸也譬之於天九天之上天也九地之下
亦天也使其清虛善覆而不能持載亦何以成容保
之功聖人亦天而已矣故曰知崇履卑崇効天卑法
地高卑兼該聖人之天也彼釋氏者達上而不根于
下周遠而不詳于近好怪而不拘于常輕爲難能而
不切日用極其闡揚之妙不可以能所求不可議思
盡不可以修證得不可以權實顯非大智慧大神力

而兢業祇畏之真一無所動揆之中庸非過歟卿雲
甘露非不奇也而不可以資生資生之常固無踰于
風雨也玉髓赤芝非不異也而不可以療饑療饑之
常固無踰于五穀也數月而無風雨則灾數日而無
五穀則餒數十年而其露不零赤芝不耀人不爲病
是故隆古之治奇衰必斥聖人之道不可斯湏而去
身卽是推之儒釋之得失辨矣善乎先儒之言曰儒
爲大公佛爲自私夫自私者非物累也謂其不能同
人而處已誠大高也又曰佛氏無實夫無實者非謂
言之僞誕也謂其過高不益於實用也夫卑近之失

易指高明之病難攻自非聖人孰知賢智之爲過乎
此中庸至德所以鮮能索隱行怪必有迹於後世而
莫與擇者謂其彌近亂真似是而非故也

異端論下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中國戎夷五
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是言也其有所本乎故
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身毒之國處中
國之西得金氣之專者也其民剛梗暴烈健鬪喜殺
淫洩貪盜而無紀度然重信好潔嗜音樂而少機智
此可以計誘不可以力挾也故釋氏多方設科調伏
之於是以爲之慈忍以消其忿爲之澹素以堅其性爲

爲之苦空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上智爲之髡緇遊
戲以和其俗爲之偈呪讚頌以暢其情卽意之所便
安而陰以爲利使之聽順而不疑故列子謂之西方
之聖人蓋謂其不以刑憲法制而人自不亂甚異之
也夫自西方言之斯可耳東西之必不可易猶南北
之不相謀也夫南北之極或祝髮而裸或鞞巾而裘
輒沐之食子儀渠之焚親其得之若素習其從之若
性成此未易以常情度也今居中國情變百出讒說
殄行寇攘奸宄自堯舜之世已不能恭嘿無爲而化
乃欲誦習西方之教比於聖道以行於倫理事物之

間不亦謬乎豈惟地固限之卽一家之內父祖子孫
所遇之時不同亦自有不可得而強者三皇之於後
世是也夫三皇者治中國之始道也譬之父母於乳
哺也訶禁提撕一無所用何則彼其知識固未開也
老莊之學實遠宗之楊氏出於老而墨氏近於佛故
皆不可以治天下以異端治天下譬三皇之治治後
世不至於蕩而無制固不止非三皇之道則然守三
皇之治不知變者爲之也雖然學吾儒者亦有異端
否乎其或近於楊墨釋老抑亦楊墨釋老固有耻而
不爲者乎如是又何儒者之是而楊墨釋老之獨非
也雖然孟氏不云乎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儒者之
學固溢乎國之繩墨也又曰伊尹皆古之聖人

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言繩墨誠審又
其所已試也嗚呼彼於夷尹猶有辨矣况又出於異
端且非中國之人其不見斥於孟氏者幾希斥於孟
氏而人固昵之抑又何也嗚呼此學術是非所以必
俟聖人而後不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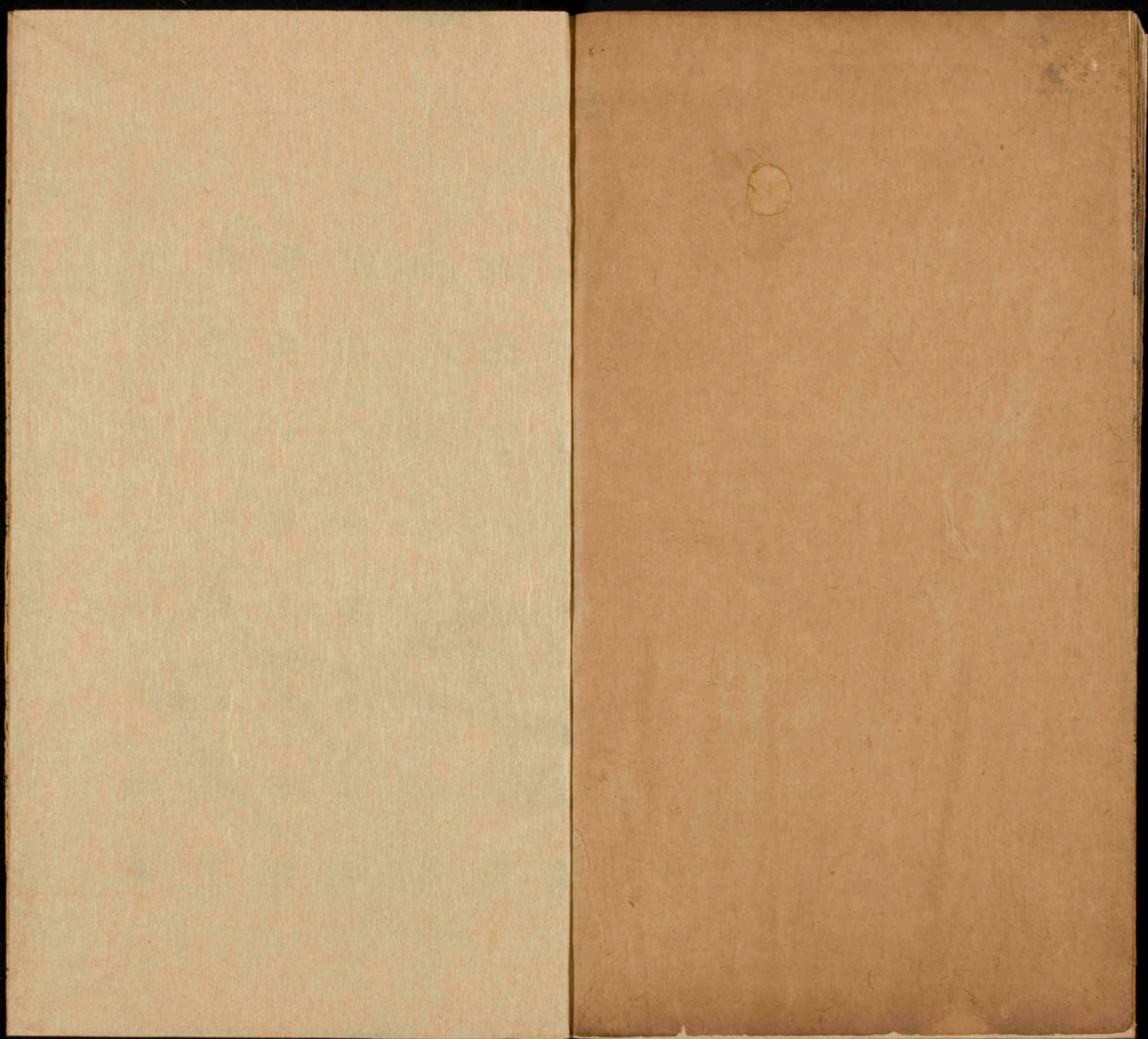
主和論

岳飛之見殺也以恢復也檜之殺飛也以主和也恢
復天下公憤也主和一人私利也以私利沮公憤故
羅織飛者爲甚冤飛冤而檜之死有餘辜矣故銜檜
者至于今猶不釋雖然慮囚不盡其情囚卽死辭必

不服檜不足道也論高宗者亦有遺議否乎方檜之
逃金而歸也孰縱之則撻懶也非撻懶也金國之謀
也虜人父母劫人兄弟凌暴其骨肉能無寒心乎於
是思所以制其命而馬之而得二質二質存金人可
以得志於宋高枕無憂矣昔者孟子答桃應以爲舜
之負瞽聵而逃也親爲重天下爲輕天理人情之至
人不得而奪也是故生則望其歸沒則請其襯順之
則禍遲逆之則禍速趙苞徐庶之事亦足以鑒高宗
其能恣然乎此一質也淵聖兄也建炎弟也淵聖讓
則金必不從建炎讓則手足之禍旦夕且至保富貴
者孰無是心高宗其能脫然乎此一質也有父母之
愛牽於前有兄弟之嫌迫於後自非出世之資

之勇固不足以辦此宋不足以辦此其命固已懸於
金之掌握雖無檜和其終無成乎故二帝之計諱欽
不諱徽徽之聞計在三年而欽則莫知久近其意以
爲徽卽死欽足爲質欽不諱宋之畏我者去矣檜之
旣歸也一日而入對再日而得美官數月而和議成
明年而相此非檜之奸狡能致然也譬之於疾砭石
投其會湯熨解其煩方恨醫藥相見之晚高宗蓄疾
久矣忠義之士急於成功而正論之士謬於達變未
有能通其鬱者故檜得以乘其間嗚呼文告之往來
誠意之慳惻可施於與國而不可施於盜賊之前項

念菴文集 三卷
藉嘗獲大公呂后矣分羹之語至爲不仁然藉之不
敢果於烹者未必非斯言之力也正言若反高宗其
知之乎正統土木之變不幸類是善乎肅愍之言曰
吾國已有君矣日治兵不少懈是以虜情破而不及
禍嗚呼惟無肅愍之智故不免以身劫於人惟無漢
高之雄故愛親之心適以益其畏愛心適以益其畏
於是甘爲金人愚而不自覺宋之儒臣方且攻檜之
奸而以隱忍責其君是止渴而奪之漿投董以清中
熱也其不入奚疑



110X
135
8